

國立北平圖書館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五期

特大號



文粹出版社印行

義齋居士字子固，不守室第，
 出安定郡王為太祖十一世孫，
 居涉之海鹽，賢廢而咸，區士
 官至朝散大夫，嚴州太守，景
 宣初遷翰林學士，宋亡不仕，
 隱居秀州，以詩畫自娛，書學
 北海子，致修雅博識，有米氏
 遺風，善水墨白描，梅蘭竹石
 山巖水仙，俱入神妙，此幅詩
 書畫均有逸致，可稱三絕。
 居士著述迄今不可易得，同治壬申夏
 仲長北士人以彙錄冊求售，索價較
 昂，予與家子友室分購之，予得此不
 禁，公百冬日，董方鼎錄并跋。



摩生筆有勝於此，淨身初奇，其
 情則恨陳，思才力減，照現存，其不終成
 義齋居士題畫並跋



文虎徵射 (第二次) 偵課者 骯麟生

- (一) 終身自修 字一
- (二) 謝太傅輸財當道 租界地名一
- (三) 一個大，一個小，大的矮，小的高，小的乾枯，大的倒灶，小的吞嚙大的，大的血淚雙拋，大的吞嚙小的，小的終身消耗。 字一
- (四) 當心紅綠燈 電影名一
- (五) 翠鳥噤不鳴 字一
- (六) 教授缺課 古人名一
- (七) 一篇細帳不模糊 市招一
- (八) 傍萬物之靈，據天干之一，居五官之中。 四書二字一句
- (九) 雙雙 流行語一
- (十) 多財高壽 聊目一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十條全中者贈永安公司禮券四元
 - 乙、中八條九條者贈本刊全年一份
 - 丙、中六條七條者贈「紅茶文稿紙」六打
 - 丁、中五條以下者贈本刊一冊
4. 以上贈獎辦法，不限名額。
5. 八月卅日為截止日期。
6. 徵射結果，在本刊第七期上揭曉。

第一次文虎謎底揭曉

- (一) 譜 (二) 陳其美 (三) 小白臉
 - (四) 長途電話(以千里耳解，應以長途電話為切。)
 - (五) 清一色 (六) 小有天 (七) 當塗
 - (八) 新 (九) 券 (券從刀，不從力。) (十) 麻
- 猜射結果
- 十條全中者二人
 - 中八條九條者三人
 - 中六條七條者五十六人
 - 中五條以下者一百六十一人
 - 完全不中者二十五人
 - 共計二四七人

第一次詩謎謎底揭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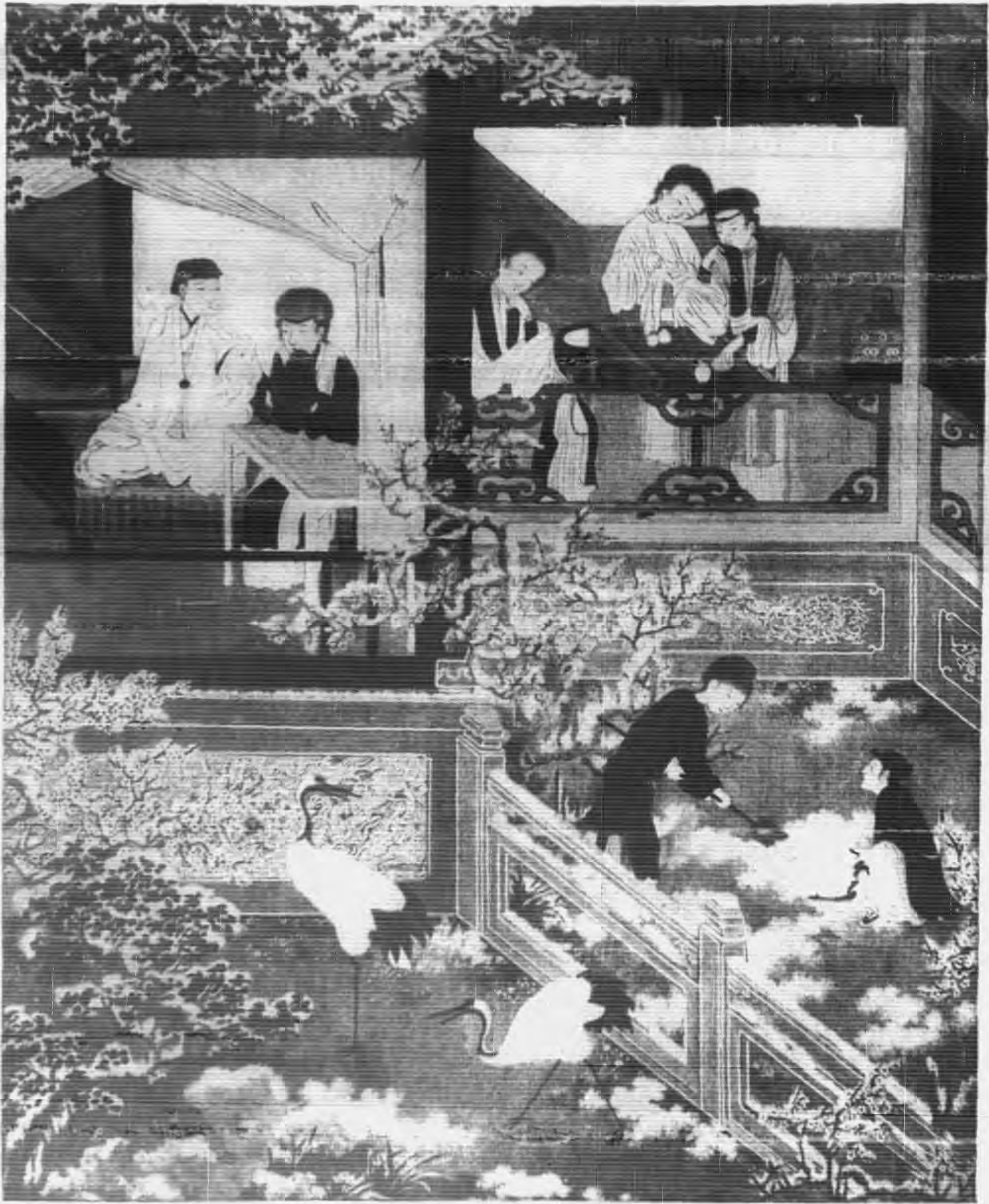
- (一) 通 (二) 祇 (三) 環 (四) 平 (五) 高
- 猜射結果
- 五條全中者一人
 - 中四條者三人
 - 中三條者五十四人
 - 中二條者一百三十五人
 - 中一條者二百五十五人
 - 完全不中者四十五人
 - 共計四九三人

贈獎辦法

贈品已經封好，請於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駕臨敝社領取，領取時之姓名地址，與來片符合者照發。領獎期限，本月底為止，過期作自願放棄論。



薛嫂推開朱紅榻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裏邊……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叮，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但見……



——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籠，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五期

目次

封面古畫：「宋趙子固畫水仙花」……秋水軒主人	裏封：第二次文虎徵射……翫麟生	插圖：「金瓶梅全圖」二幅……秋水軒主人	知道了……吉魚……二一三	從匯山路出來……胡山源……四一五	插畫：「道同志異」……次愷……五	嚶鳴小記……趙景深……六一七	江頭碧血……（長篇）……老彭……八一二	插畫：投奔的遭遇（流民圖之四）……蕭劍青……一一	新詩三章……朱生豪……一二一三	一些平凡的經過……楊晉豪……一四一五	談皮鞋之類……張培初……一六	茶餘偶憶……猛濟……一七	在戰網中奔返……（續）……曹之競……一八	事變前後散記……金藝華……一九一〇	一對胡桃……雨蒼……二一	漢畫的特性與其欣賞法……蕭劍青……二二二三	從河邊到火線上……鍾道維……二四二八	詞三首……朱生豪……二六一二七	插畫：「女孩最怕的是剃頭」……次愷……二八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邢光祖……二九	明道人……明綠……三〇一三二	美麗的夢……老熙……三三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丁……三四一三七	插畫：孤島的繁榮……蕭劍青……三六	悼叫哥哥……過客……三八一三九	整理古書之希望……（續）……陳達哉……四〇一四一	仙霓社之前後……（長篇）……半邨主人……四二一四三	第二期「茶餘」	小少爺……邵球……四四一四五	登天竺絕頂記……雪夫……四五一四六	歸途……余茂康……四七	上當……俞正文……四七一四八	譚仙霓社……慵媛……四八	補白	胡澗石處士回邗賦贈……惲秋潭	得澗石書報之以詩……惲秋潭	黃季剛的蠻話……羅	煮茶者……編者	奪標規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了

吉·魚·



「爹爹，那知了！在東面的小枝上，給葉子遮着了，快些快些……」中兒這孩子，病後瘦得怪可憐見的，還不能下牀來走動走動，只是躺着用腦筋；睡着做夢，醒來說夢。

「醒醒！阿中，你又在做夢啦！」我說了，卻又懊悔起來。夢，甜酸苦辣的夢，誰也不會做過，誰也不想重做；我知道他幼稚的腦筋中，深印着大夏新村的景致，不能忘懷，有夢，夢牠，那樣美妙的夢境，又何苦給他點破呢。他剛纔七歲，不，一年前，他只有六歲呢，還沒有上學，一天到晚，儘在這屋子裏，這園子裏，這村子裏，跑跑跳跳，消磨辰光。他說他不是玩耍，他是工作；他見祖母種荳種菜，幫着工作；他見父親修樹剪草，幫着工作；他見母親澆花捉蟲，幫着工作，倒也常常忙不過來。他還要念書，念書倦了，這纔自己說要玩耍了：騎腳踏車往村子裏去兜了一會；或是往隔壁沈家前村魯家去找小朋友；要是天下了雨，他就在屋子裏，使槍弄棒，扮關雲長，粧黃天霸，但總是覺得不餓味，太拘束，那末望天晴，好去小公園走滑梯，盪秋千，捉迷藏；還有自己園地裏的工作，老是放不下心。他的祖母父親母親

，對於這屋子，這園子，這村子，各有各的愛好，各有各的批評；可是他呢，工作也好，玩耍也好，什麼也都可愛，什麼也都沒批評，他早已和這個鄉村的環境和諧了。

「不，不，爹爹，不是做夢啊，我還聽見知了叫着呢！那是在涼棚外第二棵梧桐樹上，東面的那小枝上，葉子蓋住了；我把樹搖動了，牠就不叫了；啞，又在叫了！」他舉起纖細得好像麻桿一般的小手，揉着倦眼；那瘦削的面孔，給他兩手這樣蓋着揉眼，便只留着額上的覆髮和鼻孔下面的一張說話的嘴了。

「睡罷，小寶貝，小心肝，」他母親給我們說話鬧醒了，就這樣又似命令又似安慰的說着；還加上一句理由，說道：「天還沒亮呢！趁涼快多睡一會兒！」

天氣真是熱了，蟬聲從天微明就知了地鬧叫起來，我們一家大小八口擠在前後一間統廂房中，論逃難，這已是天堂了，可是舒服慣了，不免覺得有些委屈，天一熱，自然格外覺得不自在，格外想念從前的舒適了。我還沒有改掉黎明即起的鄉村習慣，一起來，無論怎樣謹慎，終免不了嚙嚙嚙，這樣便驚醒了中

兒。現在給他母親呼喝了，我也不再去兜搭，中兒又翻身往裏牀，呼呼入睡了。

那時蟬聲愈高愈多；我坐着想來，我們新村裏，那麼多樹，那麼多蟬，叫起來，總沒有這麼多煩熱！中兒睡是睡着了，看他睡得總不安穩，怕是夢裏追着蟬聲，又往新村去了吧！那新村，是靠近中山路，也是靠近大夏大學，這所在，雖也號稱滬西區，可是在鐵路的西邊；鐵絲網和警戒線，這一回十足顯示出生死存亡的神通，現在我們僅有夢裏纔能往遊了！

那兒也沒有山，卻有一泓清流，這就是麗娃麗姐河；新村就依河兩岸建築的。每當清晨或是傍晚，散步河堤，靜觀垂柳輕拂，水波魚遊，倒也覺得另是一處清新境界，把溽暑全消了。這兒住著的人家，房屋收拾得很考究的也有，但是大家不築圍牆，這家和那家，只隔着短短的竹籬；我們還想把這些短短的竹籬，就一起拆除，到那時，麗河兩岸，不就成了一个大花園？我們豈不都住在這個大花園中嗎？我們自己有一個園子，一塊菜圃；園子裏有一方草地，四邊種些紫薇，丁香，繡球，玉蘭，紫荊，棕柳，芭蕉，金銀桂，龍華桃，綠萼梅，夾竹桃；單說我們三大叢的夾竹桃，這時正當滿枝爛漫，無休無止的開出花朵來。竹籬上，木架上，樹幹子上，隨便什麼可以爬得上的所在，或是蔦蘿，或是月季，都鋪滿了綠葉，釘滿了花朵。這時花壇上的鳳仙，雞冠，更是花團錦簇，渾似潑翻了彩色缸，鮮豔欲流；荷葉上，芭蕉

上露珠未收，映上晨曦，真是晶光四射呢；就使你在日高一丈時，走到一半兒木香一半兒紫籐的棚底下，遊目四顧，也頓覺心清身爽。野地裏的風，原是終日不斷，這兒陰蔽，風來時格外涼快，還帶送一股花香。這兒也就是小孩子們藏身尋覓樹上鳴蟬的好所在。我們爲澆花草，去年特地淘了一穴土井，也就在梧桐樹底下，可是八月初井水剛剛澄清了，我們就被迫匆匆地離開了；當日井淘成時，一家老小都歡喜去張望，現在怕還有我們的眼花水底眼吧！只是現在想起了，真覺辜負了牠。

我們離開那兒快要一年了。這一年來，那兒是防區，是戰場，是鬼域，是瓦礫地，是羅利場。我們離開時，雖然大砲已響了，卻還只當是暫別，那裏想得到有這麼多的變遷！

差不多也是這時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謠言也一天多似一天，可是我們那裏捨得離開我們自己的家！但是吳家走了，胡家也走了，李家又走了，天天有人家走，天天有人家來勸走，「這兒固然不致有危險，但是寧可暫避一會兒，」我們和沈家商量再三，到底就這樣決定了。我們把門窗拴好了，窗帘拉好了，就只是隨身衣服，帶了幾件日用必需的東西，投奔到租界裏來。我們走的時候，新村裏靜悄悄地，只有蟬聲高激，打破了靜寂的空氣。這原是和平日一般，但我們心情上似乎都覺得有些異樣，有些紛亂罷了。可是誰也料不到這樣匆匆的暫別，就一別經年，直到現在還只可夢裏相逢；小孩子們夢裏相逢的還是去年的屋子，去

年的園子，去年的村子；夢見去年的樹木，夢聞去年的蟬聲，沒有親眼目睹，真不會意思得這樣一幅斷壁殘垣的圖來。

今年二月光景，我們村裏的男人們結伴回去了一次，到那裏

時，大家都有些呆住了，難道是真境，不是幻境？我們好似遊了

一次羅馬的廢墟；廢墟裏大家發見了許多來路的空的洋鐵罐頭，

和盛食物的木桶，這都是給擱下來的；還有煙薰的頰牆上隱約有

些似是而非的漢字，什麼「新瀉縣……」，「××聯隊……」，「支

那女子……」，這些大約是題壁了，可惜連這些題壁也埋沒了。

這可見沒有給摧毀以前，這兒也會熱鬧過來！

我們那次回來，大家都不願再去了。我也曾把所見略略講給

？我就不信！」

他不會有這種可怕的事，他只有去年歡笑游樂的新村

。這也難怪，這竟是魔術啊！

「爹爹」，中兒翻了個身，又似醒不醒的囁語着：「那知了，

他們捉去了！快些去奪回來！」

「捉去了，就給人捉去了罷！」我順口答話，心裏轉念，橫豎

是一場夢，好在天快要大明亮了。

從匯山路出來

胡山源



自命鎮定的人一樣，相信不會打，即打，也不過如「二二八」一般，不久就能停止。至於我，以及其他自命鎮定的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頭，現在既已證明牠的完全錯誤了，也就不必提了。

「剛才來的電話，八字橋已經開火了

。」片刻之間，樓上樓下，總務處，編輯

所，印刷所，都在傳說着這句話。

我向案頭日曆一看，是民國二十六年

的八月十三日，再向壁上掛鐘一看，是上

午十一時。「啊，這一天終於來了！」

我自己對自己說。

和大家一樣，我略略將桌上的東西整

理了一下，就此走出了總廠的大門。我沒

有攜帶我寫好的稿件，連自己的圖章都由

牠放在寫字桌的抽屜裏，沒有帶出來，更

不必說其他不急之物了。我正如其他一般

我出總廠的大門後，就到了匯山路六

七年來住着沒有搬動過的住處。我正要走

入里門時，我的妻也從西面來了。她和兒

子們已經在三五天之前，搬到法租界一個

亭子間裏去，此刻她也聽見了這個最後的

消息，想來攜取一些東西的。

到了自己的屋子裏，她急着要拿這樣，要拿那樣，我都阻止着。我除了我自信的上述兩種理由以外，實在還怕着麻煩。

大熱天，誰高興多流臭汗。不過我還說，「果真打起來了，果真打得長久了，果真將我的東西打光了，我也是願意的！以往有多少次的虛張聲勢，甚至「×××」也是輕描淡寫地來，輕描淡寫地去，我實在感覺得不痛快。這次要是果真幹成，幹到底，人還要犧牲呢，何在乎這區區的身外之物！」這話，的確也是出於我的肺腑的。

我的妻當然不要聽我的高調；然而在這倉卒之間，又有什麼東西可拿呢？幾件必要的衣裳，總算在三五天之前隨身帶出去了，現在在眼裏的，是全宅的傢具，和一個亭子間與一個後客堂的書籍，不要說我們兩個人拿不來，即使多幾個人，甚至有搬場汽車來裝，拿出了此地，也不知放到那裏去。因為在法租界所租的亭子間，就只有她和兩個孩子可住，所以自從他們搬出之後，我還夜夜住在這裏，此後，我

也只好老着面皮到法租界的朋友家裏去睡客堂地板，更那裏說得上安放器物呢。

當然，我們可以事先在法租界租得較大的房子，不必此刻臨渴掘井，弄得走投無路。並且我的妻也早就主張完全搬到法租界去，因為我那時已在愛多亞路兼着一



件事，每天下午本來並不在大連灣路。但是我也有這樣那樣的理由，將她的動議打消了。等到風聲緊急，不得不搬時，我去跑了一個整天，又託了許多朋友，才用法幣二十元，租得了亭子間一間。事後，我的妻埋怨我，我只好說，「人若有前知，

大家都可以買到航空獎券的第一獎了。」

在匆促而慌忙之間，我要想尋一部未經發表過的稿子，竟尋不着。心一橫，用着犧牲時，什麼都可以犧牲，也就不再去苦苦搜求，就為妻代提了她那非拿不可的電風扇就算了事。此外，她又取了幾件零物，打了一個包裹，看着一切的東西，嘆了幾口氣，才和我一同走出來。她的嘆氣是應該的，因為室中的東西，除了書籍以外，不論大小精粗美惡，都是她一手辦來的。她與牠們，已發生着感情，她的戀戀不捨，自是人情之常。

後門碰上了，在走出里門時，我們又託看弄堂的老頭兒，仔細照顧。在我的心裏，總以為不久就可以回來的，看弄堂的老頭兒也說，一定沒有什麼事的，至多和「二二八」一樣罷了。

然而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我們便整整一年，沒有再回到那個地方去過。去年底初次傳說「開放」時，我們會請一個德國小弟弟前去看過，他回來對我們說，「

嚶鳴小記

趙景深

紀念一個文藝工作者

在廿六年我軍撤退上海不久，胡懷琛先生就因病去世了。胡先生似乎是苦悶而且徬徨於新舊文學之間的人，因此舊的方面既感到他不够舊，新的方面也感到他不够新。於是，他就這樣地悄悄地與世長辭，報紙和雜誌上都看不到紀念他的文字。像錢亦石和劉羣那樣死後的光榮，熱烈的讀者在各刊物寫着哀痛的悼辭，不是胡先生所能得到的。大約人們以為他是純粹的落伍者吧？

我與胡先生相交甚淺，在他死前一二年方到他家裏見過他一次，還是因訪慧深妹妹之便順便去看他的，但我卻很早就知道他了。最初是五四運動時他與胡適劉大白等討論嘗試集的雙聲疊韻和其他諸問題；我雖不曾加入討論，自然也是傾向於適之一面的。此後朋友們似乎就對懷琛先生的印象不大好，而他卻埋頭另做舊文學的探討，很少出來說話。除了草率成書的新詩研究和小詩研究仍屬於新文藝的探討以外，其他便都是中國文學史的工作。我不為他諱言，像中國文學史略那樣的錄鬼簿，或大東所出各書，引例佔十分之九，都是些急就章，或者是爲了生活的壓迫，想藉此換幾個錢用吧？小說方面的論著，如中國小說概論，中國小說的起源和演變也都沒有什麼新的發見和成績。但他也有寫得很不壞的；如東坡生活，如陸放翁生活，都是以詩人的彩

通統沒有了，完全沒有了；連電燈線都被拆掉了。所惟一可見的東西，是一隻軍用的破皮鞋！』我們問他二層閣裏有沒有看看，他說，『因爲暗來些，看不見。』在二層閣裏，我們還有二十八條被絮，一柳條箱的書，以及火爐等其他雜物。明知在大規模的運輸之下，黑暗的二層閣，在沒有拆去電燈之前，是看得見的，總逃不了牠的劫數，那樣的一問，也不過心不死的表示罷了。

隨着這「×××」而來的，便是我江陰故鄉的十二月八日。經過了三四個月，我才得知我的祖母和母親，逃在鄉間，我家連大門都已不存，園裏淺葬着三個屍首。

現在，又是「×××」了，我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一般看起來，我的損失是大的，然而我總看不出我一定要倖免這些損失的理由來。國家和民族較大的損失都還不肯倖免，何況我這區區的個人！只要是應該的，不必倖免的，即使是更大的損失，我也準備忍受。

筆來寫詩人，寫得極其生動而且有味，頗值得稱讚；又如一小本談標點的書，關於人名地名標，也可供文法學者的參考；中國八大詩人是帶有鑑賞風味的詩評，大部分說得很中肯。尤其要特舉的，是他的中國文學史概要，雖然掛漏很多，雖然不免錯誤，（例如不知唐詩的聲唱法，枕中記的作者沈既濟誤為李泌，誤認高明別創南曲，把編輯的「三言」看成創作，誤文言的域外小說集為白話，等等）但他卷首所刊的畫像和照片却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文學真心的愛好。最可稱讚的，是他在南宋詩一節中講到文天祥，鄭思肖和謝翱，明末又講到熊開元，歸玄恭和賈島西，這些人我的三部文學史中是隻字未提的。此外如注重變遷大勢，亦為我的中國文學小史和中國文學史新編所不及。（雖然我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已經糾正了我的錯誤。）胡先生在文學史中特別注重宋明末季，當非無故，他和他的哥哥都是南社的社員。即如幾年前他的一首詠天竹云：

苦心孤詣向誰論？熱烈情懷只自珍。

拼灑胸頭千點血，造成血裏一團春。

他能老老實實寫舊詩，實在比他那三不四的新詩大江集要好。此詩頗有含蓄，且有內容。此外還有幾首值得介紹的，此處暫時從略。總之，他不是躲在藝術之宮裏的人；我自己比起他來，只有慚愧！

但是，他竟悄悄地去了。留下不如他的我，更加感到寂寞。他那瘦削而帶着誠懇的面容突然襲上我的眼簾。記得那一次我到他家裏去，看見他的書架上整齊地一排放着他自己精裝的「自己的著作」，分成小說學，詩歌學，兒童文學等類，這怕是他對於自己的安慰，自己裝訂給自己看的吧？然而就在這裏，我了解他和一些文人的心情，因而自己就更感到寂寞和同情了！

一年沒有回到那個地方去，我也並不心焦。假使必要的話，就是十年八年，甚至一輩子，不能回到那個地方去，我也不着急。並且即使可以回去了，我還要看看我應否回去呢。

在這裏，我更不能有什麼別的話可說了，就這樣劃下一些痕跡，作為他年的紀念罷。

胡澗石處士回邗賦贈 悼秋潭

榴開時節唱驪歌，張儉無家別恨多。
君到邗江為我問，隨隄柳色近如何。

得澗石書報之以詩

尺鯉攜書喜不勝，開緘恍似話秋燈。
頻年戰伐田園廢，十里煙花景物仍。
食客堪嘲多似鮒，名心久澹冷於冰。
故人休問江頭客，一樣吞聲哭杜陵。



江頭碧血

(續)

老彭



第二回 (下) 激昂慷慨秀才聲容 耀武揚威少年氣概

「章經世給劉耐一嚇，也就不再開口。最後，黃毓祺說，『我們反抗鞭子是沒有話說的了，如何反抗，我們再到關帝廟裏去真個從長計議罷。』大家看一時不會有什麼辦法，就都依着他往關帝廟去。方亨一到衙門裏，正接着府裏發下來的告示，要他轉抄了張貼出去。他就叫書辦胡順等，先寫幾張起來，以便張貼四城門。胡順一看，內容也無非說大清是怎樣的有恩德，凡是各地的百姓，都應該一致服從。他就拿起紙筆來，照着抄寫下去。他抄得很快。不料一張還沒有抄完，抄到一個地方，他就將筆向地上一丟，說，『不抄了，我死就是了！』方亨在旁看着，倒呆了一下。他不曉得胡順為什麼忽然不抄，而且胡順又居然那樣的大膽，在他的面前去筆。他走過去一看，原來胡順不抄下去的地方，正有着這樣兩句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哦，原來爲了這個，』方亨不覺脫口說了出來。他也知道這話說得未免太激烈些，不洽江陰人的輿情。但是他一肚皮的升官發財，存心要討上級

官廳的好，所以還只是硬着頭皮做去。他看見胡順一走，要維持他的威信，就喊他的家丁說，『來啊，將胡順抓進來重辦！』他的家丁還沒有移得一步，其他的書辦，卻都一齊丟筆在地，起身走了。他們也都喊着說，『要我們的命就是了，何必弄這些花巧！』家丁看見他們亂哄哄走出去，只好呆在一旁，由他們去。方亨沒有辦法，只有蹀脚的份兒，一面則反覆說着，『江陰人真難弄！江陰人真難弄！』江陰人難弄，的確是真的。但是江陰人也最易弄，只要你和他們所往來的，是合理之事。方亨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始終只知其難弄了。可是江陰人的難弄，現在還只開始呢，難弄的事情，從此正在層出不窮，續續而來呢。到了下午，北門外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衝到衙門裏來了。原來今天上午，一班鄉着的確是打算進城，在文廟會同了城裏的代表，向方亨有所要求的。不料這個消息給季世美聽見了，大不以爲然。他對他的父親季茂說，『方亨是什麼狗官！用得着他多說什麼

「明天我出去邀齊了一班小弟兄，到城裏去將他結果了就是了！」
季茂再三警戒他，對於國家大事，不可如此操切，須擇最穩妥的路走。父子倆爭辯了好久，才彼此妥洽下來，就是：年老的不再去請願，年少的也並不去殺人，只由年少的，再去作進一步的示威。季世美說，「方小子存心和我們江陰人過不去，你即使去和他說到口流鮮血，他也只當你流蘇木水。現在這樣彼此敷衍着，總要弄到勢不兩立的地步，何況現在已經不能敷衍了呢！」不過平日他還肯聽他父親的說話，所以他並不按着自己的性子，去走極端。他是北門外諸少年的領袖，不但在地方上有財有勢，爲他人所不及，而且他爲人更是仗義疏財，專一抑強助弱，濟危扶困，因此大家都稱他爲「小孟嘗」。今天早上一起來，他就去找到他的堂弟季從孝，和他商議一切事情。季從孝的爲人處處，和季世美差不多。但是他更加有智謀，凡事總有較好的辦法，不像季世美的一往直前，不顧一切。季世美也很聽他的話，所以今天一起來便去找他。季從孝也說，「有些事情是不能一步便辦到的，只好一步一步辦過去再說。」他們兩人商議定了，就叫兩家的小廝和傭僕，先到幾個重要的人家去邀集一班小弟兄，在君山腳下大校場裏集合，然後在街前巷後，看見年輕的人，就邀他們來一致加入。幾個特邀的人，除了何泰和常弟兄二人之外，還有王試，陳憲欽等。其他的少年，不論上中下何等人家，一聽見是季氏弟兄相邀，也都爭先恐後地來到了大校場。黑壓壓的三五百個

人擁擠在演武廳的左右，塵頭滾滾而起，將酷烈的太陽光都壓了下去。季世美覺得義不容辭，就走上廳去，對着大眾說：「各位弟兄，清朝鞋子要我們薙髮，想必你們都已經知道了。我們不薙想必你們也已經有着這個決心。現在狗官方亨，他存心要和我們作對，我們要去教訓他一番，所以召集了各位，等刻一同去。至於怎樣去法，去了怎樣幹，一切請你們聽我兄弟從孝的話。」大眾說，「好的，我們聽你和從孝的話。」季從孝便又上廳對大眾說，「現在我們各自回家去準備：一，要全身武裝，我們雖然沒有盔甲，也要作着穿戴盔甲的準備，有刀的就執刀，有槍的就握槍，沒有刀槍的，不論棍子榔頭，都要帶着；二，有鑼的要帶着鑼，以壯聲勢；三，吃過了中飯，就在北門城門口集合，到齊了，一同進城去；四，到了城裏，不要隨便散開或亂走，要聽我們的指揮。總之現在是大家全體的事情，大家都要爲全體着想。我們這幾個人並不是爲了自己，你們也不是爲了自己，我們彼此必須團結起來，小而言之，顯出我們北門外人，江陰人的義氣，大而言之，就是顯出我們大明百姓的忠心來！此刻我們回家去準備罷。」季從孝說罷，大家就散了，趕緊回去準備着。午刻一過，北門外吊橋東面，就到了千把個少年，個個都有着全副的武裝。凡是從商店裏出來的，身上都綁着舊的帳簿，從工界農界來的，也都穿上一件棉襖，當作他們的甲。有的人頭上頂着一柄銅勺，有的人縛着一隻小鍋子，當作盔。只有季氏弟兄，和何氏弟兄，以

及其他有錢人家的子弟，才有着正式的軟甲和輕盔。至於手裏的武器，各式都有，上至刀槍，下至扁擔鐵耙。季從孝立在吊橋上高聲喊着說，「我們就此排隊進城。五個人一排，不要穿前落後！」他說畢，就和季世美等走在前面，在噥噥的鑼聲中，領着衆人走進城去。一時跟着他們去看熱鬧的，又有幾千人之多。沒有多久，他們就到了縣前，在鑼聲稍息的時候，又放着銃。三銃之後，他們衆口一詞喊着說，「我們情願留髮不留頭！」還有些人，則繞到了縣後，也是這樣喊着。縣前的人，這樣鬧着喊着，由頭門到了二門，再由二門到了大堂之下。他們的聲勢非常浩大，把守頭門二門的皂役等類，當然不敢阻止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後面，有着幾萬個從四門來的人，也在發着喊，助着他們的威，到了這時，誰都不寒而慄，只好聽由他們的進行。可是方亨的膽子卻不小。他看見他們進來，他非但不逃避，反而高坐堂上，大聲叫着說，「混帳，胡鬧，給我將兵器收下來！」他是對他的家丁和皂役等人說的，但他們聽了他的話，動也不動。那時莫士英也坐在堂上，只急得沒有地洞鑽。方亨這樣叫時，季氏弟兄已經到了階前，季世美一聽這話，不禁勃然大怒，就高聲喊着說，「有本事儘可以來收這兵器！」王試最是性急，依着他便要趕上堂去，將方亨一刀揮爲兩段，給何常苦苦勸住了。方亨又說，「你們不是要造反麼！」季從孝說，「也差不多；假使你一定不聽我們的話，不肯爲我們上詳，聽由我們留髮，我們就只有造反。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們現在來，就是給你看看，我們從此以後，不再和你多說什麼，我們只是不薙髮，你有兵來，我們也有兵抵擋，你小心着！」「該死該死，你們竟是反了！」方亨一時沒了主意，又只好跺着腳這樣說。外面鑼又敲起來了，銃又放起來了，三銃之後，又是一片聲的「我們情願留髮不留頭！」聲音之大，幾乎連大堂的樑木都震得搖搖不定。在喊了幾聲之後，忽然堂上屏門後面，走了一個人出來，雖然身上鮮衣美服，卻生得獐頭鼠目，十分下賤。他在翻軒裏指着堂下的衆人罵着說，「你這些奴才，連到王法都瞧不戔，應該把你俚格骷髏頭一個一個都切下來！」王試一聽，掙脫了何常的手，大叫着說，「那裏來的「臭無錫」，這樣的不要臉！」就此跳上堂去，將他新梳的辮子，一把拖了下來，向腳底裏一踏，拔起拳頭來就在他的背上鼓也似地擂起來，又說「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欺侮我們江陰人！」內中有認得這個人的，便在一旁解釋着說，「他是方小子的倒霉老師無錫蘇宗敦的家人。蘇宗敦這老賊早已投降鞏子了，現在聽見方小子來作江陰知縣，是派這個「開間貨」來賀喜的。」王試一打，其他人當然不待吩咐，一併拳足交下，不到片刻，就將這個人打得聲息全無，一命歸陰。轎夫周祥金滿諸人，在衆人擾攘之中，出去將四扇頭門，和四扇二門，探了下來，走到了大堂之下，向地上一擯，堆疊着，將屍首放上去，藉着其他的人從外面去取來的柴草，就此點了火燒將起來。方亨看他們將那個人拉下去時，很想

起來阻止，然而又顧着身份，不敢擅離公案，只好徒然喊着說，「混帳，還不放手！」等到他們架火來燒時，他實在按耐不住了，就忘了危險，奔到階沿上來。王試看見，馬上一個箭步，跳上階沿，將他拉住，把他的帽子和袍子都扯了下來，並且說，「你來

(流民圖之四)

蕭劍青作



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你不配穿戴這個冠服，我要看你的原形！」大家也附和着說，「對呀，他不配，叫他顯顯原形。」同時便有幾個人趕上來幫着王試。正在他們要掀他的裏衣時，方亨才發了急，用着緩和的口氣說，「不要如此，有話我們從長計議！」一面

又向堂上喊着說，「莫主簿快來一勸！」可是莫士英一看見他被他們扯去冠服，早就踉蹌地逃入後堂去躲起來了。季從孝和何常，也都上了階沿，說，「你早說從長計議，也就免去許多事了。」一面，他們就勸王試等放手，方亨才得如拔去毛羽的公雞，狼狽地回到了他的公座上。季世美和其他若干人，就索性跑到了公案前，向方亨問着說，「那末你肯爲我們備文上詳，準許我們留髮了？」方亨喘息着說，「肯的肯的，你們散了罷。」季世美說，「好，我們現在就聽你，你須小心，不要騙我們。騙了我們，哼——」季世美雖然沒有將下文說出來，其意義的嚴重，是可想而知的。季世美回過身來，就在大堂之上，對大眾說，「現在方亨已答應爲我們備文上詳，請准我們留髮了，我們暫且散了罷。」有些人說，「不要上了他的當，」又有些人說，「怕他飛到天上去，他假使給當我們上！」於是又是銃聲三下，鑼聲幾響，他們就陸續退出了縣署。不過這時的銃聲和鑼聲，聲音似乎低些和平些了。等到衆人散盡，大堂之下，就只有一堆灰燼，在冒着烟，發着臭。王試在出城時還恨恨地說，「他媽的，便宜了方小子！」

(本回完，待續)

「茶餘」奪標競選，規定每二期舉行一次，查第一次奪標競選作者爲玉堂，老君，朱滄一，余茂康，邵球，俞正文，雪夫，慵媛，魯楓，藻等(以姓名筆劃多少爲序)共計十人，請投票者注意。

他寧死不能受命。

× × × ×

三項要求不會得到答覆，

可是有一天幾個人拿着手鎗登門造訪，

明天七太爺榮任了縣長。

× × × ×

自從吃過一記清脆的耳光後，

七太爺便成爲感恩深重的奴才了。

他的七八個姨太太剩了三個，

其餘蹤跡待考。

× × × ×

憶鄉間女弟子

也許我將不忘記那一段忍氣吞聲的日子，

充滿着沉痛，屈辱，與渴望的心情；

然而那也不是全沒有可戀的，——

門外縱橫着暴力的侵凌，

豺狼後面跟着一羣無恥的賤狗，

而風雨飄搖的斗室之中，

卻還溫暖着無邪的笑語。

× × × ×

雅——大學教授的嬌女，

是一個梳着兩根小辮子的，

健談而溫婉的小鳥，

到處散佈着陽光與青春的純潔。

也許她還記得莎翁筆下 Cleopatra 的眩

麗，

也許她還記得，那段著名的 *Seven Stages*

of Man

在一個興奮的下午，

她告知我國軍勝利的消息。

× × × ×

明——煙紙店裏的姑娘，

是羞怯而沉默的，

頭常常低俯着，

英文對於她是一種新鮮的課程，

兩星期讀完了第一冊讀本，

無論那個教員不會有過這樣穎悟的學生。

× × × ×

而且我怎麼能忘記乖巧的小鳳，

房東家的小女兒呢？

每天放學回來，

她不忘記交給我一篇稚氣的作文。

先生的責任是很重的；

九歸乘除在她的算盤上打會了，

分數小數在她的筆下算會了；

她還學會了中國，南京，海南島，

在英文裏叫什麼名字。

一個無父的孤兒，

小小年紀怪懂事的，

她知道怎樣發憤努力。

早晨練字寫總理遺囑，

蔣委員長是她崇拜的英雄。

× × × ×

也許我將不忘記那一段忍氣吞聲的日子，

充滿着沉痛，屈辱，與渴望的心情；

然而那也不是全沒有可戀的，——

門外縱橫着暴力的侵凌，

豺狼後面跟着一羣無恥的賤狗，

而風雨飄搖的斗室之中，

卻還溫暖着無邪的笑語。

× × × ×

(完)



一些平凡的經過

楊晉豪



這天，全上海的脈搏是在跳動了，聞北民衆的搬家是不受警察的干涉了。我也曾負着新痊的病體，把在聞北的行裝絡繹遷出了兩次，最後竟冒着未息的颶風，經過了那許多緊閉了門板，吹掉了招牌的半邊是一片曠地的街市，去整理那在舊寓中的雜物。可是天色是暗下來了，這一帶的電線又給颶風所吹斷，當前是一片黑暗，所能望見的跳動着的蠟燭光，暗淡而又悽寂。在那偏僻的街道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車子，有時雖看見一輛孤零零的黃包車在死樣活氣地拖來，但再也不肯冒狂風暴雨拉客奔走，——怕的是車子會給颶風吹壞。後來打了幾個電話，總算雇着了一輛汽車，把值些錢的日用品都搬走了，那幾冊破書和雜誌橫豎是要丟掉的，就留着讓它們去經驗一下炮火的味道。我一坐上車子，心才安了下來，因為說不定這一夜就會開火，留在火線中成了沒眼子彈的靶子！

以後，每天辦公畢回到親戚家裏，吃過夜飯，大家就聚在一個房間裏，談論戰雲密佈的時局發展的前途。門外進來一個人客，就急着問他：「有沒有什麼消息？」「啣鈴啣鈴……」電話響起來

了，一個朋友來報告，據說是已經聽得虹口那邊起了鎗聲！全房間的空氣緊張起來了，不知是歡喜還是憂慮，是好奇還是興奮，總之，大家都不想睡覺，你一句我一句地談着，並且催着別人向認識的親友那邊去打聽消息。一位在外頭終日奔忙着的朋友來傳報說，虹口已經開火了，我們都幾乎要跳躍起來。於是另一位朋友就向中報館呵，大公報館呵，什麼什麼地方呵，東一個電話西一個電話打過去，可是報館電話大都是接不通，普通朋友呢，他反要來問你。後來又等又打地，那大公報館裏一位朋友的電話總算接通了，但他回話說外勤記者都還沒有回來，開火的消息，並未聽說。直到明天看報，還不見這一則新聞，才知道這個傳聞不確！

我每天去辦公，總有半天是費在傾聽來客和跑街們的談吐上。尤其是一些跑街們，在別處風聞到一點傳說，便自鳴得意地侃侃而談。有的說，某某大公司的老板聽了蔣委員長的廬山談話後，一回到上海就把棧房裏的機件絡繹遷移了；可見在上海一定會打。有的說，我政府發見航空部大揩油侵吞公款，所買的都是舊

飛機，空軍人員都只知道嫖賭吃着，不堪一戰；所以這一次決不會戰。有的說，中國現已統一，蔣委員長自西安事變後已經改變國策，所以這一次一定會打得起來。有的說，中國外交是跟着英國屁股走的，英國如何肯允許在長江流域發生戰事而犧牲它的重大的經濟利益呢，所以英國將壓迫中，使戰事不致發生。也有說戰與不戰，誰也不能有把握，就是×××和中國的蔣委員長都還不能知道。……

做小夥計們的，對於工作是心不在焉，老是在偷偷地輕談着或是掛念着打仗一事。待一散工，就大談而特談，萬一打起仗來將怎麼幹，於是乎大家說不離開上海，去從軍，去做戰時工作；甚至為證明他的話之確實，還蠻聲強氣地賭着咒。

到×××這一天，辦公室裏來往的人似乎比平時多了。下午，一個與某外國通信社熟識的朋友來報告說，中×兩軍確在開北一個花園附近接觸了，他為生計問題，決定明日離滬到長沙去。談了一回，他要借打一個電話給胡山源先生，想通知胡先生把在虹口的值些錢的家具盡量遷出。但當時老板正在那兒沉鬱而焦急地撥着電話機，等着打電話的也有四五個人，顯然是為的電話不易接通，所以把自動機關撥了又撥。這朋友等了個把鐘頭，就託我轉打，他忙着別的事去了。我到電話處探了三四回，不見空着，待三四點鐘時，我才有機會去撥電話機，可是「嗡嗡嗡嗡」地老是接不通，後來接通了，可是回話說：「這裏沒有人！」「拍」一聲

，那邊是掛上了。我想胡先生到這時是一定會知道消息了，也就作罷。

「嘩啦啦……」一聲響，辦公處的窗子都像要震破了，房子也似乎在搖曳，大家再也無心工作地站起來，有人說：「到樓下去，到樓下去！」因為怕有流彈來，在樓下比較要穩妥些。一到樓下，看見許多商店都關了門，馬路上佇立着觀望的人頭擠擠，知道是在轟炸了。有些膽大的，在人羣中擠往蘇州河北一帶和外灘去巡邏，一回來就好像講一則武松打虎的故事似地指手劃腳地傾談着。我們也爬到四層高的屋頂上去觀戰，每見飛機下來，白煙起處，就高興得了不得。

戰事把我們公司裏的職員遣散了，我跛在街頭，汽車上電車上的乘客擁擠得沒有空隙，等在車站上只見車子馳過，可不見它們停下來。於是我沿路走來，滿街擠着人羣，走走又回過頭來看外灘我們那飛機回旋的英姿。粗布青衣，背着包袱，抱着嬰孩的人，像被流徙似地沉默地走着。但不見他們悲哀的影子，只見他們憤恨的顏色。許多人已經失了業破了家，離散了骨肉……大家知道戰爭是殘酷的，但大家又都知道怎樣會有這番戰爭，而且怎樣才能消滅這種戰爭而到將來過着和平而自由幸福的生活！恕我不會自誇，我雖也可以再寫一點更興奮些的東西出來，但在這目前的孤島上，卻只能說這一些平凡的經過了。

是接不通，後來接通了，可是回話說：「這裏沒有人！」「拍」一聲

(完)

談皮鞋之類

張培初

記得小泉八雲曾說過，某一個民族，本來是穿着寬大的衣服，著着毫無束縛的木屐或草履，甚至赤足而行的，卻爲了「維新」之故，改穿洋裝，改著皮鞋，以致弄得日常生活，非常牽強，非常痛苦。他說他會仔細看過這些新人物的照相，他們在新衣履的壓迫之下，不但顯出了不倫不類，大有沐猴的氣概，並且一個個皺着眉，緊閉着嘴，表示着深切的痛苦。他看了很爲他們難過，因此很願意他們恢復他們的故我，不要在這些表面上趨新，而自討苦吃。

小泉八雲是他們的好朋友，所說的話，決不是含有惡意的。因此他的話實在可以說，一針見血，抉出了他們的病根。

不過他們要趨時，要力爭上游，又豈但洋裝和皮鞋而已。幾萬噸幾萬噸的競爭

着，什麼化什麼化的呼號着，以至這樣那樣的敢作敢爲，按其實際，那裏有一些必要呢？不過要擺擺架子，示示威，稱快於一時而已。爲了要這樣，吃了苦頭，也就只好打腫了臉裝胖子，打落了牙齒向肚裏咽了。說穿了講，何苦來！

現在聽說爲了柔皮的不够，一般人都已經停止著皮鞋，而改著固有的木屐和草履了，小泉八雲若還在世的話，一定會爲之首肯，嘖嘖稱賞罷。然而他們這種改變，是被強迫而成的，並非出於心之所願。換言之，就是爲了沒有柔皮，所以才停止著皮鞋，一朝柔皮不發生問題，他們還是要著皮鞋，不問皮鞋究竟適合國情，究竟舒服與否。小泉八雲如果見到了這點，還是要失望罷。

即小見大，從皮鞋也可以推出其他國

家大事的趨勢來。說不定有一天，他們爲了沒有什麼，就停止什麼，那時大家就可以回到原來的地位，太太平平過日子了。

「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們大概就是這種人。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肯自動停止，一定要被逼停止，除了說，受到了什麼人的挾制，或什麼勢力的支配以外，就沒有再好的解釋了。我相信，小泉八雲的話總是對的，一般的人並不要穿洋裝，著皮鞋，因此，一般的人並不要那樣的好高騖遠，敢作敢爲。不信，他們穿道袍，甚至赤足的，不是還很多麼？

原來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實在有其種種不可泯滅的差別。其他不必縷舉，就以衣履一項而論，也可以見出無須苟同的地方來。東方是寬大的，西方是緊張的，按人生的享樂來說，寬大自然勝過緊張。西方的緊張，自有其不得不緊張的理由，東方本來可以寬大的，爲什麼一定要找上不舒服的途徑呢？若說時髦也是享樂之一，爲了時髦，所以願意吃苦，這話，固不

茶餘偶憶

查猛濟

徐志摩室中之「無爪貓」

「司勳綺語焚難盡，僕射餘情懺較多。」此余借兩當軒詩，輓徐志摩句也；「斜陽一角埋詩哲，紅粉青山奪此才。」此余送志摩葬東山句也。志摩死，而雲游諸集市利百倍；志摩死，而舊時鶯燕感歎靡既；胡適之等欲爲志摩在西湖築墓，而志摩尊翁急爲卜葬於硤石東山萬石窩故址，志摩之名雖傳，而其餘恨當未已也。余與志摩相知深，數年前，縈於夢寐者屢矣。自遭母喪茹素學佛，久不復夢見志摩，而朝暮持課，偶一念及，猶爲發願迴向焉。猶憶志摩自印度歸，向余假閱釋迦如來應化事蹟，但嗣後絕不聞其論及佛法，亦未嘗以如來之說見諸文字，豈志摩慧根厚而業緣重，必將轉輾沉淪，俟未來賢劫千佛出世而後乃得授記證果耶？抑當飛機墮落之際，燒盡無明，斬斷情絲，而頓悟無生法忍邪？此中因緣，誠不可知矣。茲適爲「紅茶」寫茶餘偶憶，忽記及一事，特筆之於此以垂紀念，此事維何？卽志摩當日所懸「無爪貓」之畫是已。有爲志摩作此「無爪貓圖」而題其上曰：「志摩多所愛，近復移其愛於貓，余爲畫貓而去其爪，慮所傷於志摩者多也。」此不深悉志摩人生者不能作此畫，非熟於志摩夫婦隱事者不能作此語，然持朋友責善之誼以規詩人，煞風景甚矣。余嘗爲志摩語之，而寄以句云：「吾輩愛貓寧畏爪？誓隨鼠首供銷磨，」志摩見而大喜，以告楊杏佛，杏佛亦報以句云：「記取畫家珍惜意，莫貪貓爪揖羣魔！」余又以句寄杏佛云：「君自畏貓防銳爪，何妨畜鼠耗前鋒？」時杏佛適有家庭之變，以余言爲過譴，然小曼聞之，終必謂此畫家與杏佛之知志摩不余若也。

論因時髦而吃苦，享樂已打折扣，而時髦這事，又是漫無標準的，又那裏可以作爲舍己從人的理由？假使說，西方以自殺爲時髦，東方果然也就尤而效之，以自殺爲時髦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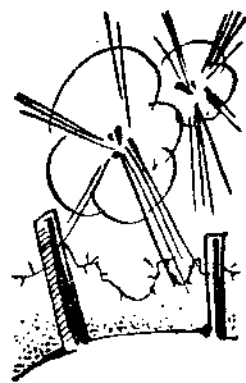
我個人就最不喜歡著皮鞋。我非但不喜歡著皮鞋，而且我還最喜歡赤足。我固然是東方人，也許要給別人譏爲落伍的東方人。然而我總有些胆寒：假使我也皮鞋著慣了，一朝柔皮缺少，不得不著布鞋時，未免使我掃興。假使布鞋也沒有著時，我又不得不赤足，我將何以自慰呢？我想我還是赤足的好，充其量，也不過著一雙老布鞋的好。我是心理上最難自解的人，也是面子上最下不去的人，爲了要防備種種意外的打擊，就不以舒適爲出發點，我總也不願意著皮鞋。

東方不是我們中國一國，東方人也不是我一個，和我表同情的，總一定大有人在罷。連西方來的小泉八雲，也早就和我表同情了，我當然可以這樣誇口說。



在戰網中奔逗

曹之競



貞草草預備了早餐，大家食而不知其味地隨便吃了些。飯後貞因往市上購物，順便就去找人租船。回來的報告：柳寶租不到船不肯去，——他父親是常替我們搖船的；江北老五答應了，但船價要六元，已與他講定了。我們當即把蚊帳蓆子衣箱盥洗器具等一一裝紮好。不到兩小時，船已開到河埠，急急忙忙把東西搬下去，時候已經十點鐘了，貞和五個孩子先下船開行，我自己到北門去買了些點心，就往約定的荷花隄上等着。舟行遲，人行速，那時逃難的船一批一批過去的很多，可奈「看盡千帆皆不是！」隔了好久，纔望見貞坐的船在遠遠地淌過來。靠近了岸，我一腳踏上船頭，老五順手撐了一篙，就跟着別的船向前去了。好容易雇到這條船，原是載泥沙磚石用的，沒有一篷一席的遮蓋；我們在艙裏把箱子包裹暫當椅凳坐着，手裏撐起油紙傘，雖然炎威逼人，倒覺得很爽氣。一路上來來往往的船忙得像穿梭樣，兩岸的桑田牛車和荒村古廟也儘足欣賞，我卻無心於此；只是想着了新塍，既無親戚，又無知友，雖有認識的人，也不能冒昧去投寄；真有前途茫茫之感。後來想定了去看三個人：一是舊同事沈斗

若君，一是董民聲學生，還有一位是十年不相往來的吳志雄醫師。船到新塍纔兩點鐘模樣，就在東柵停歇下來；我和老五到岸上去，其餘的人留在船裏。先尋到沈家一問，斗若暑假中並未返里。再去找董生，問了三四家，都稱不知道。最後只好去看吳醫師。我在前面儘管向直街走去，老五在後遠遠跟着，走得太快了，吳氏的診所早已走過。我正立定在一頂橋上要打聽，老五忽趕上來喊着：「曹先生，看見陳家的小姐嗎？陳太太也在這裏避難，聽說她那裏還有空屋呢。」「那一位陳小姐？陳太太是誰啊？」我思索地問他。「你們的老鄰居。」他回答了我，接着又說：「我看見陳小姐在那邊街口，離這兒不遠；去看看她吧；」帶着催促的語調。我立即回轉頭來跟他走到許家街口，果然看見了「似曾相識」的陳小姐；彼此招呼後，她同着我走進街去，領見了陳太太。恰好陳太太的兒子載循同學也在此，難中相逢，大家高興得很。原來他們住的是姓許的表親家，確有空屋可出租。我就囑老五去把船搖過來停在街底的河邊。不多時船到，貞上岸了，陳太太一見很親暱，略談片刻，就跟着去看房子；雖覺不甚滿意，經

他們說了一番什麼逃難的人家太多，好的房子不容易找的話，自己付着人地生疏，便有合意的居處，也不會知道；就決定以三塊半錢一月的房價租了下來。許家是世代行醫的，我們所租的便是一間久已不用的門診室。開進門去直沖來一股霉氣，裏面堆些破桌椅和藥瓶藥罐等什物；塵埃十足積得寸巴厚，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蛛網牽滿了全室。就叫老五和另一個搖船的人上來出理和打掃清楚，然後把自己的東西搬了進去。勉強搭了三隻鋪，中間放

(一)完待續

事變前後散記

金執華

上年七七之前。余尙服務虹口。與粵友陳。同鄉郁。合賃榆林路某里一前樓以居。樓殊隘小。支帆布床三矮几一。更無迴旋地。值海暑。余輩每晚治事歸。輒悶熱難忍。除卻陰雨。則相率尋涼于沿浦碼頭以爲常。迨蘆溝橋事變發生。虹口情勢漸緊。兵車既絕塵于道。金剛更弩目于前。余等縱臭汗淋漓。熱血沸騰。夜間更不敢作乘風之游矣。

當七三一。平津失陷。余已另就職務于四川路。消息傳來。同人等至爲懷喪。有食不下咽者。有書空咄咄者。余則大書「哀痛極點。不談國事。」八字于案頭日曆。蓋有憾于宋哲元張自忠之誤國。特誌之以示感傷耳。傍晚。趁十七路電車回榆林路。環顧車中同胞似均重有憂然。迴視座旁友

邦人。則眉飛色舞。面現得色。余乃閉目垂首。不欲仰視矣。越二夕。余因事經培開爾路某兵營附近。黑暗中忽有二兵士昂然特出。以鎗刺相向。久久默不聲。余兀立移時。仍前行。然驚詫已甚。亟避歸寓所。詢諸同居。始知當日有水兵失蹤。故臨時特別戒嚴。余自經此險。知虹口已不可一日居。乃決意於翌晨暫遷開北同濟路宿舍。詎意開北之恐慌。已較虹口爲甚。余抵該處時。原居宿舍中人。正紛紛擾擾。摒擋外遷。忙亂歷碌。不堪言狀。余乃惘然復隨衆攜行李再遷至仁記路。似此一來一往。不僅重衫汗透。而車資損失。亦三四元也。

×××滬戰爆發日之下午五時。余擬赴新開路探視親戚。在圓明園路口。守候十路公共汽車。乃車過者數。均滿載不停。馬路間扶老攜幼。負囊提包。由北向南之行人。絡繹不絕。亦有摩登少婦。而蓬首垢面。躡身場車之上者。亦有西裝青年。而汗流浹背。追蹤小車之後者。舉目四矚。覺天地已呈異色。渾疑世界末日已至。余乃折返宿舍。約同事二人。赴外灘探看

究竟。至則外灘草地上避難男婦。已人山人海。傢具衣物。狼藉塞途。蓋均白大通蕪路一帶戰區逃來者也。余等中心惴惴。爲之泫然。

當晚十一時。余等在仁記路四層樓觀戰。但見北面火光熊熊。鎗礮聲連續不絕。余雄心勃發。高歌武穆滿江紅詞不已。竟未知東方之既白也。

×××上午。余在辦公室工作。突聞近處霹靂一聲。繼則碎碎不絕。樓房亦震動甚劇。此爲余等初次所聞炸彈聲與高射砲聲。故均駭而逃至樓下。如是者三次。以致人心惶惶。坐立難安。午餐時砲聲震耳。彼此均食不下咽。余胃納素弱。此日尤特別減少。迨午後三時。余忽腹飢。思至五芳齋略進麪點。在辦公時間。照例不能擅離職守。惟當時情形特殊。工作已完全停頓。余乃悄然由四川路拐灣往南京路。時兩旁店面雖已打烊。馬路行人仍往來甚衆。詎余甫過河南路口。突聞外灘附近忽然作巨響。偶返顧。見黑烟一縷上冒。行人均由東向西奔逃。勢如潮湧。余此時亦驚而忘飢。亟欲回辦公處。以免進退維谷。乃人爭拼命西奔。余欲向東。轉被擠而西。而且人云惠×公司被炸。(實則當時會落一彈于匯中。因而誤傳)余尤爲焦急。且此時天空機聲軋軋。高射砲機關鎗碎碎施威。砌身人海。主宰毫無。終于被擠至山東路口。始稍鬆動。余略一佇思。乃決計至法租界安納金路家兄處暫避。且擬經大世界前至青年會。打一電話。以探服務處所之是否安全。抵愛多亞路。見馬路中行人蟻集。兩旁屋頂上。且有多數人竚立仰視。觀飛機搏戰。拍手歡呼以爲樂。一似不知戰禍之可畏者。余無暇瞻矚。匆匆沿人行道前行。將近共舞臺時。見大世界前人頭簇簇。圍如堵牆。汽車人力車。均被阻莫前。時天空數機。已漸及頂巔。搏戰互

轟。有如響雷。站立屋頂者。均紛紛爬行下屋。途中人亦爭向人行道及店舖中躲避。余似知大禍之將臨。亟返身思躲避之策。乃各商店見勢不佳。已爭闔門拒客。旋見一脚踏車行戶尙半掩。余不暇問店主之許可與否。遂擁身以入。同時一中年男子與二少女亦跟蹤投止。店主見余等業已入室。亦不之拒。隨令學徒將門緊閉。以防後來。余等立足甫定。空中霹靂復作。店中人相向失色。中年男子蹲身于牆角。二少女則淚承于眶。假抱蜷伏于電話之下。余與店中人。則均躺眠橫內地上。乃首甫及地。驟聞附近巨聲。響震山岳。復雜千萬。閩嗥人音。繼則萬籟俱寂。惟聞四圍砂石浙瀝而已。靜默移時。馬路間喧嘩復作。店主始拔開探首外視。余等亦拂衣起立。則店堂中玻璃已粉碎滿地。外間奔走者。衣袖間均血跡淋漓。羣駭然告語。謂大世界門前被炸。然當時均夢然不知死傷之衆多也。未幾。救護車救火車馳集。余遂由共舞臺旁。繞道經八里橋至安納金路。八里橋途中。遇一着青布衣袴之十餘歲男孩。腹部被彈片炸傷一洞。血濺及膝。孩猶未知。一經途人道破。孩始仆地哀號。真可慘也。此日余如擁擠大世界前。而不向車行躲避者。則勢必遇難無疑。迄今追思。猶不寒而慄。顧終緣驚恐過度。當夜即寒熱交作。徹宵未眠。後復於九月間。臥病仁濟醫院。瀕危者數。實亦受驚積邪漸伏所致。茲者。一年容易。又至八月十三日。散記數則。以誌鴻爪。

預告

下期

封面古畫：「元盛懋畫山水」。
金瓶梅全圖，仍印二幅。



一對胡桃

雨·蒼

就現狀而論：我的意志真銷沉極了，我的腦筋也麻木極了；倘不是外面關着什麼紀念，什麼紀念，我幾乎忘記我從橋北逃到橋南來，已是足足滿了一週年！

好像打了一針嗎啡針，我又得略略興奮一下之際，倒又把一年前的情事，一一的從頭迴想起來了：——也不知遭了幾多險阻，也不知遭了幾多困難，方從大家公認爲危險的區域中逃了出來，而在小小的一個亭子間中歇了足？

可是，這戰神森森的利爪，仍是緊緊地抓着我們，沒有一刻兒放去，我們耳鼓間所充滿的，祇是一片可怖的聲音！我大概也是給它們所鬧昏了，突然地從一張破舊的椅子中跳了起來道：

『我的兩個胡桃呢？……我的兩個

胡桃拋到了那裏去了呢？』

我的妻子聽了這話，也不說什麼，祇向我深深地一注視。她這意思是可以不言而喻的：這一逃出來，失業這問題且不說，除了逃出幾個光人以外，何嘗拿出了一點東西來！現在別的東西一概都不查問，祇查問這一錢不值，手裏握弄握弄的一對胡桃，不是太爲可笑嗎？

但她立刻又了解了我，忙拿憐憫的眼光注視着我道：

『這也難怪，這一雙胡桃的在你手中，不知已有多少年了！何況，當你每次寫稿之際，有它在你手中握弄着，正不知增助了你幾多的文思！一旦忽然失去，當然是要非常懊喪的！』

就在此際，這一雙十分可愛，紅赤赤

，光澤澤的胡桃，又在我的眼簾前幻現出來了！在我看來，真比我家的連城之璧，還要來得可貴！在這一次的逃難中，失去了任何的一切東西，我一點都不可惜，卻不願把它失去了！——但是現在又怎樣呢？不是已失去了嗎？難道還能完璧歸趙嗎？

經我作上種種幻想之後，忽又叫了起來道：

『恐怕它還得要出洋！倘然真是出了洋，給人家陳列起來，那更是殺我傷心了！』

我妻最初不懂得這句話，一會兒也明白了過來，不禁嗤的一笑道：

『你真是書獃子，人家的眼光豈也會同你一樣！別的好東西多得緊，怎會注意到你這件寶貝東西，也把來一起兒攜帶出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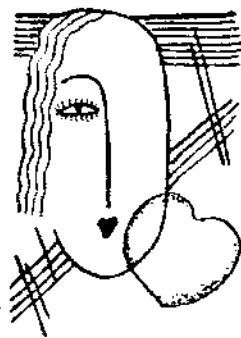
我給她這樣的一駁，也啞然無言了；但仍念念不忘于這一對胡桃！——而且說來也是奇怪，從此我寫起文章來，好似失

去了什麼幫助，一點兒也不得勁，直到如今還沒有弄得慣！

唉！到如今說來，我把它們失去，不

是足足已有一年了嗎？正不知它們蒙塵在那裏！倘如天之福，竟有光復故物的一日，我不知將要怎樣的歡喜，舉杯痛飲，是

不必說；而寫起文章來，或者也可有點助力，不致再如現在這們的文思阻滯，格格不吐吧？



漢畫的特性與其欣賞法

蕭·劍·青



這裏所說的漢畫就是中國畫。世界的畫系有二：一是發源於中國而流傳遍佈於亞洲各國的東方畫系。一是發源於意大利半島，分流廣佈，播散於全球的西洋畫系。

這兩個畫系，有着絕對不同的性質，絕對不同的表現。大意地說：東方畫系側重於自然流露，以寫意為主，畫人思想較景物為重，是理想的，哲學的。西洋畫系則側重於形態表現，以寫實為主，畫人受景物支配，是實際的，科學的。在構造方面，也各有其法：東方畫系以輪廓線條為主，西洋畫系則以色面為主。

這種極端不同的性質，形成了各有不同的好處；其中尤以東方畫系的超逸形態，及其創作的忍耐性，為世界藝術所絕無僅有的特點。

東方畫系發源於中國，故有人稱之為中國畫。而中國歷朝的畫家，則多自稱為漢畫，本文亦習取漢畫這個名稱，茲述其固有

的特性，並一般欣賞法於后：

漢畫所具有的特性，其最惹人注目並最足稱述的，就是在表現上全是超現實的，是由畫人的技巧思想支配了現實的。我們由每一幅漢畫——不論是山水，人物，花卉，魚蟲，都可以看到它超逸的形態；其中一草一介，均在似與不似之間，而給欣賞者得着無限的快感；這種快感並不由酷肖而來，卻是發生於似是而非的畫面上。漢畫所具有這種特殊的形態，正是一般畫人在創作上完全發展了個人的主動力，把天下景物都作了自己的奴隸，而並未被天下景物所奴隸着。

在漢畫的畫法上，謝赫六法明顯地註着：「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其中所謂「應物象形」，其解釋雖似西洋畫的寫生法，然而它僅是畫法中之一點而已，其外尚有所謂「骨法」，

「氣韻」，這都是畫人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的，與完全受對象束縛的西洋畫不同。我們可以將山水畫為例，茲單舉杉樹的結構來說：它僅是兩筆直線和左右兩排由小而大的墨點。這種杉樹的形態，在觀點上它確是似的；然而若以之 and 真杉樹的色彩來比較，又似是不像了。這一種似是而非的情狀，便是在「應物象形」之間，參進了「氣韻」與「骨法」。因漢畫有此種自由精神的發揮，畫人的自主力便得佔據了對象的上風。至於以整個景物來說，漢畫也有許多寫生的作品，但是這種寫生畫的大概尚可和真景相同，若詳細觀察探討它，就可發現其中山石，樹木，亭臺，都曾經過畫人強烈的改變；譬如真景上明明是一個平滑的坡面，畫人卻會在畫上增下不少的石堆。這種改變，卻沒有失去真景的面目，而畫人已是把對象輕易地屈伏在他的筆底之下了。

忍耐性是漢畫中所最易觀察到的。它在漢畫的工筆畫上，可以給我們極大的考證。一片樹葉一枝草，甚至畫中的任何一角，我們都可以找到畫人致力於細巧的描寫。由這許多美而細巧的配合，於是成了一張偉大的美的表現。總括地說：這一點一滴的美而細巧的工作，全是由畫人的創作忍耐而成。然而由忍耐細巧而成的事物，仍然充足地含儲了畫人自己的主觀，並未斤斤於對象的真形態究是如何！

漢畫的結構，側重於線條，色彩僅在次要地位。雖則有沒骨畫法的發明，但所謂沒骨者，仍屬畫中的局部問題，其主要部份

——如花瓣葉脈山石等——的線條施用並未減少。然則漢畫側重用線的長處在那裏？線有方向，大小，輕重，速度四個重要性質。若全用色彩繪畫，便不能使這四個性質完全表露；色是沒有運動性的，色的鋪聚則成爲面。由色而結構的圖畫，至少要有一半狀態陷入寫實的情景裏。

由這樣看來，色並不能表示骨法用筆的運動美，而僅能表示物形的存在美。漢畫並不需要物形的酷肖，而在需要畫面可表現力的運動，故其側重線條，可以說完全與畫人的創作思想與力量有至密切的關係。

在取景方面，漢畫的特性喜用高遠方法，與西洋畫系的平遠方法特異。蓋漢畫家繪作多側重理想，因中國歷朝素重文藝，一般人士均養成了瀟灑飄逸的胸襟，其腦海中無不飽含詩的幽美以及瑰麗無倫的藝術觀。畫人性情多屬不羈浪漫，其腦海中所包涵的幻象，尤爲一般文人學士所不能及。因了畫人具有這種曠逸的思想與美的印象，故其所創作的畫品，當不是一個平遠的畫面所能容納；在他們慾望表現中，高遠寫景法便成了最適合的藝術。用事實來講，漢畫山水畫中的構圖，山上有山，水上有水，亭臺樓閣相連不絕（即高遠寫景法），確是引人入勝，與西洋畫的一目了然的旨趣，迥然不同。因了漢畫的寫景法需要如此，漢畫家對平遠法當然感到單調無味，毋須積極採用或提倡了。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漢畫的特性。

（待續）



從河邊到火線上

鐘道維

是爲着民族及正義而戰爭的一次。

在河邊，暮春將逐漸消逝，迎着來的是頗令人可怕的夏。野狗們已經伸出長長的舌頭，躲在樹蔭下躺着。

從前線退下的一營士兵——不是潰退，而是調防的一營士兵，伏藏在戰壕裏已經經過兩個以上禮拜，除開偶而因爲大雨，炮火比較靜止一點的時候，他們稍爲抱着槍打一下盹之外，他們常常醒着，注視着步槍的標的，從標的看到那常常給炮彈炸裂的一塊大曠場——其實是荒野——的另一面，那裏有着他們的敵人。

長官們很能體諒這些人，於是調防了。調到這離那條戰線二十里路的河邊駐紮着休息。第一天晚上，他們睡得很舒適，所以第二天，每個人的精神是那樣地煥發

。初夏的陽光已很令人不耐，所以他們都聚集在河邊的柳蔭底下，洗濯着滿是泥土的鋼盔，滿是泥土及汗漬的內衣。他們的神情，簡直像忘卻了可怕的戰爭，雖然敵人所發射的野戰炮的聲音，隱約地還可聽到。

張連奎——那個麻子的上等兵，褪下了內衣綁腿，只贖着一條小褲，把一雙腳放在清澈的河水裏浸着，嘴裏哼着小調，神情是幽閒得像他在太平時把一天工作做完而在池塘裏洗腳一樣。

突然，他吐了一口痰在水面上，許多小魚爭搶着那件新來的食物，他不禁哈哈大笑。

因爲笑，他想起那個常常因爲一點小事就大笑的陳國華，在三天前於炮火最猛

烈的時候，給炮彈片炸去了半個腦袋的事。他就回過頭來看着那個正在低着頭縫補脫了線的上裝的王得勝說：

「陳國華總算『爲國犧牲』了！」他從他們的營長那裏，學來了這句話，他只要那個弟兄掛了彩，即會說：「你是爲國犧牲」了，所以這句漂亮的話，常常被他應用着。

王得勝抬起頭，像很委屈的說：「媽的！我還欠我八角大洋呢！」

「借你的？」

「不是！」王得勝搖一搖頭。「是在×城時，有一次晚上，推牌九，他做莊，輸給我的。」

「那末這錢是完了！」張連奎也替王得勝惋惜着。

「不完又怎樣？」王得勝仍是低下頭去縫補那件脫線的上裝了。

張連奎想着另一個二等兵錢小山，是到前線的第二天在衝鋒時給機關槍射死的年輕小伙子，也欠他五角錢而沒有還他。

「媽的！全是沒有把賭帳還清楚就這樣『爲國犧牲』了。」

他又吐了一口痰在水面上，心裏同情着王得勝的委屈，所以這樣響應着。但他也同時想起他欠陳國華的一塊錢，又不禁快慰得飄飄然了。

躺在河邊草地上的上等兵沈榮發，把頭枕在鐵硬的鋼盔上養神，閉着一隻眼睛；另一隻開着的眼睛，看見兩個伙仗擔了米和菜來河邊淘洗，他立刻從地上坐起來，向着張連奎他們這羣說：

「喂！你們猜，今天吃什麼菜？」
張連奎還沒有把頭回過來，王得勝即搶着說：「我猜，我猜是魚翅燒海參，火腿煮冬瓜！」

「呸！」沈榮發望着王得勝遠遠地吐了一口唾沫過來，說：「別做你娘的清秋大夢！」

「我猜；」張連奎從河裏提起一雙腳擱在岸上，「我猜還是昨天吃的這臭鹹菜，不信，我去看來！」他說了，就站起來迎

着往河邊走的兩個伙仗那裏去。

張連奎回轉身時，大家看見他的麻子發着紅光，學着他們營長訓話的態度，把兩隻手又在赤着的腰裏說：

「諸位弟兄：今天，我們，吃的，不是臭鹹菜，而是，又嫩又白的像姑娘的大腿一樣嫩白的黃豆芽！完了。」

於是一陣哄笑，在這河邊盪了開來。
張連奎又在河邊坐下來，重新把腳浸到河裏去。

沈榮發爲了姑娘的大腿，就開始談起了女人。他說敵人在佔據一個城市或村鎮時，第一就胡亂地搜索着女人，不怕老，不怕小，一概都要。他又說出某一村鎮裏六個敵人士兵輪姦一個女人的故事。

「呸！」王得勝聽了後，吐了一口唾沫。

張連奎又從河裏把腳抽出來，走到王得勝的前面，俯下身，兩手叉着膝窩，說：

「王得勝！你不幹？傻瓜！要是我，

也幹！」

「你配！你去幹那條母狗！」王得勝投了一個鄙奚的眼光，這樣回答着張連奎。

「你損我？」張連奎帶着怒意了。

「損你又怎樣！」

拍！王得勝的臉上着了一下。

「你打人！」王得勝跳起身，握着拳頭，要想動手。

「好了！好了！全是玩笑的！」餘下的衆人這樣爲雙方勸解着。

排長金傑，手裏拿了一條籐鞭，遠遠地快步走了過來。他走到聚在河邊的一羣旁邊，威嚴地注視着每一個人的面孔，說：

「什麼事又要打架？」又掉轉頭對着王得勝說，「你說，王得勝！什麼事要打架！」

大家都做着立正的姿勢，眼睛隨着金排長移視，沒有人回答。

「快說！王得勝！爲什麼事要打架！」
「報告排長！張連奎他打我起的。」

王得勝無可奈何地說。

「爲什麼事？」排長又注視着張連奎。

「報告排長！沒有什麼事。」

「哼！沒有什麼事！王得勝說你先打

他，可見是你在胡鬧。好！現在我要打你！」

拍！籐鞭抽在赤着上身的背上，起了一條紫痕。

「總是不守規矩，要打架。以後再這樣，我還要重重的懲罰！」排長吩咐了這句，才走到河的另一頭去。

張連奎坐下身，穿起上衣，又套上草鞋，向着金排長的背影，憤憤地說：

「總有一天烏雲蓋住了太陽！」

× × × × ×

四天之後，他們又在右翼的第一條防線的戰壕裏了。闊別了將一禮拜的槍砲聲，還是單調地響着。

這裏，有着許多矮矮的山崗，他們戰壕在山崗的這邊，而山崗的另一邊，卻是敵人的陣地，相隔着不到二里。

太陽似乎不願見着這慘酷的殘殺，深

深地躲在密密的雲層裏；大地寂靜得很，雖然偶而有幾聲步槍的聲音，衝破頗爲鬱悶的空氣。

下午四點鐘，敵人的平射砲突然以最快速度連着發射過來，經驗很豐富的營長——一個嘴邊蓄着小鬍子的人——很知道千篇一律的作戰法，又開始被對方應用着了。

幾個迫擊砲手拿着眼睛注視着他，似乎等着他的命令，立刻回敬過去。

他把手搖了一搖，表示不必那樣呆拙地做。

張連奎把手撞一撞伏在他身邊的沈榮發，輕着聲音說：「看吧！又是用刺刀的時候了！」

沈榮發點一點頭，沒有回答。

上峯的命令，要立刻設法佔據對面的山崗，並且說任何犧牲，都是在所不惜！

營長皺一皺眉頭。他知道依照這命令的結果，他的部下又會少去一大批，甚至連他自己也在內；然而他是不能不服從。

詞三首

朱生豪

滿江紅 用任彭二子元韻

孤館春寒。蕭索煞當年張緒。漫悵望雲鬢玉臂。清輝何許。碎瓦堆中鄉夢斷。牛羊下處旌旗暮。更幾番燈火憶江南。聽殘雨。屈原是。陶潛否。思欲叩。天關訴。慨蜂蠆盈野。龍蛇遍土。花落休吟遊子恨。酒闌擲筆蕪城賦。望橫空鷹隼忽飛來。又飛去。

水調歌頭 酬清如四川仍用元韻

西北有高樓。飛桷接危穹。有人樓上竚立。日暮杜鵑風。回首神京舊路。悵望故園何處。舉世幾英雄。騁意須長劍。夢想建奇功。花事謝。鶯歌歇。酒尊空。舊日雕欄玉砌。狐兔竄枯松。爲問昔盟鷗侶。湖上小腰楊柳。可與去年同。一片錦江水。明月爲誰容。

高陽臺和清如用玉田韻

苦雨朝朝。離魂夜夜。人生飄泊如船。忽遇颼風。狂濤捲盡華年。羅情綺恨須忘卻。是女兒莫受人憐。試凭高故國江山。滿眼烽煙。蜀山應比吳山好。望白雲迢遞。休歎逝川。花月輕愁。從今不上吟邊。矛鏃血染黃河碧。更何心淺醉閒眠。聽不得竹外哀猿。山裏啼鵑。

於是他下令把刺刀裝上，再過五分鐘，就第一個跳上了戰壕。迫擊炮轟的一聲，立刻衝過去佔據對面的山崗！一邊顧着，向着對面打過去，半空裏起着一圈煙霧。幾個迫擊砲手說：

「五分鐘後，開始發射，作着衝鋒的點，但是好像毫無能力阻止着他們的前進掩護！」；他們偑着身軀，急速地衝往前去。突然

時間照常無情地過去，營長把錢塞在袋裏，拔出左輪鎗朝天放了一下，張連奎叫一聲，身軀滾進了近旁的砲穴裏，鎗去

在一旁。

張連奎跟着跳下去，摸摸沈榮發的胸部，染了一手的血！

「又是一個！」他輕輕地說了一聲。爬上砲穴，他又向前進，追隨其他的同伴。

「格格……格格……格格……」，敵人佈置在山坳裏的機關鎗子彈，雨點似的飛過來，整批的人連續地倒下地去。

張連奎紅着眼睛，忘命地冒着飛舞的子彈，臥在地上匍匐着，一步一步向着機關鎗的地方爬去，在他身邊同行的，是個在四天前曾經鞭打過他的排長金傑。

他們兩個並着身軀，爬到離開機關鎗二十多碼的時候，立刻給敵人的機關鎗手發現了，於是鎗口一低，子彈突然朝着地面射過來，金傑排長忽然也慘叫一聲，伏在地面上痛苦地掙扎着。張連奎從腰身邊抽出兩顆木柄手榴彈，以最大的力量，向着機關鎗所在擲過去。

轟！敵人的幾個機關鎗手流着血，倒在一旁，另一個負傷未死的，掙扎着想來

開鎗時，第二個手榴彈又從張連奎的手裏擲出去，於是在第二陣的煙霧裏，那個負傷的敵人連鎗也倒下去了。

「他媽的！還有什麼花樣沒有！」張連奎望着那幾個死屍癡笑着說。

他從地上立起，走到金傑排長的身旁，望着在地上的一張慘白的臉，記起了自己背上的那條赤紫的鞭痕。

「哼！烏雲蓋住太陽的時候到了！」他心裏這樣想着：「索性再賞他一刺刀，送回老家去享清福！」

然而他再看一看那張慘白而現着極端痛苦的臉時，他把鎗立刻放在地上，拉起地上的人，背在背上，走進山坳裏的一叢青草上放下，解下身上的水壺，遞在他長官的手裏，然後他又舉起手，行了一個敬禮說：

「排長！在這裏躺一回吧！回頭我叫擔架隊來抬你！」

金傑排長點一點頭，眼睛裏含着淚珠，現出感激的光芒！

張連奎走出山坳，拾起二十餘碼外他自己的鎗，望着小小的山崗上，已經飄揚着的他們自己的旗幟，不禁微笑了起來。

× × × × ×

夜色從這世界的不知某一處快要籠罩下來的時候，這一羣劫後的勝利者，大家



女孩是排長頭

圍住了那個麻子的上等兵張連奎嘈雜的讚嘆着；張連奎突然從人叢裏站起來大叫着：

「擔架隊來了沒有？還有排長——金排長躺在山坳裏呢！」

幾個弟兄走開設法救護去了。

張連奎又坐下來，開始談着他自己英勇的先一刻的過程；談完了之後，忽然又想起了王得勝，於是詢問着同伴：「王得勝呢？」

「他在搶這山崗的時候，吃了長生果了。」

「哼！我還欠他一記巴掌呢！沒有要回去，也就『爲國犧牲』了！」

從來不曾流過淚的張連奎，忽然他的眼睛裏也那樣潤濕了起來。

一九三八，六，二八。

黃季剛的蠻話 羅

黃季剛侃，頗有些裝老實老的老調，生平最恨白話文。據說，他有一天對胡適之說，「你提倡白話到今天，毫不澈底，連自己的名字還未白話化。按照你命名的意思，你應該叫作『往那裏去？』不應該叫『胡適』。並且連你的著作名稱，也沒有白話化；你的『中國哲學史』，應該稱爲『中國的哲學底歷史』才對。」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

邢光祖

邵挺先生的天仇記是用古文譯的。梁力，不過他的「錯誤和曲解」的地方也實秋先生在圖書評論第一卷第二期六十一不在少數(如梁先生所指出來的)。如果頁上有這樣一段的批評：「這譯本前無序細加校訂，或許是頗可一讀的。」

文，後無跋語，譯者所根據的是何版本，顧仲彝先生的威尼新商人，在翻譯體凡例如何，均無從查考。譯本是十足的古裁上大體和田譯類同。不過因為便於舞台文，譯者於古文一道，大約是頗有根底。扮演的緣故，將原作改譯。書前附有一段古文白話，倒沒有關係，我所不滿者是邵較長的譯序，譯文對於原作是十分忠實君對於莎士比亞的原文十二分的不能了解的。

所以譯文竟是疵謬百出，不勝枚舉。原文艱晦處固每譯必錯謬，即文法簡單的地方也往往弄出意想不到的錯誤，這譯本是整個的要不得。「關於邵譯，作者與梁先生完全同意。」

田漢先生的兩冊莎士比亞的翻譯，祇有哈姆雷特一書上有一段短短的譯序，羅蜜歐和朱麗葉上是沒有的，並且沒有註明根據的版本。二書全以白話散文翻譯的。亞，應先研究莎士比亞的文字；這樣看原作無韻詩的地方，都採取散文來譯，原來，梁先生對於莎士比亞的文字自然有確作有韻的地方，僅保留原作詩的形式，而切的了解。他在每冊譯本的後面有例言五並不押韻。他的長處是：「筆非常飽滿有條，今略述如下：

(一)譯本所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所編。
(二)註釋參考的是 Furness 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 及其他各種教科本。
(三)莎士比亞原文大部份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份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
(四)原文晦澀(?)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採一家之說。「雙關語」則酌譯字面之一義。原文猥褻語悉照譯。

(五)註釋若干附於卷末，以助讀者之了解。

在上列例言五條之中，我以為第三條大可斟酌。梁實秋先生在這一條例言內很直率地說，中文裏沒有所謂「百韻詩」(即 Blank Verse 梁先生譯為「無韻詩」)，示其為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中文根本無此體裁」，所以梁先生毅然凡原文為散文，則仍譯為散文；地吧莎士比亞的劇詩譯為散文，譯為散文凡原文為「無韻詩」體，則亦譯為散文，並且他用種種的方法來證明「百韻詩」和散文接近。記好，這是「接近」根本無此體裁；莎士比亞之「無韻詩」，不是「相像」，更不是「完全一樣」；韻詩」體亦甚為自由，實已接近但是我們決不能把兩件雖然很接近但是不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為齊整一樣的事物合而為一。梁先生似乎忘記了；莎士比亞戲劇在舞台上，演員一句「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的老話了。並不押韻吟誦，「無韻詩」亦讀因此梁先生的翻譯，不是翻譯莎士比亞，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而是翻譯莎士比亞的字面的意義，他的翻為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原文譯最著大的企求，據他自己說：

(待續)

明道人

明·綠

太陽漸漸地斜西了，暮春天氣，暖烘烘地，容易使人生倦。唐秀才到了奚秀才的家裏，對奚秀才說，「在家裏坐不牢，還是出去走走罷。」奚秀才表示了同意，兩個人便一同向市外走去。

他們還沒有出市，在一處店鋪稍爲稀少，房屋不大連接的空地上，忽然看見有許多人圍在那裏。唐秀才主張去看看，奚秀才以爲總是山東人變把戲之流，說用不着去看。可是等到他們走近時，纔知道是另外一件事情，連奚秀才自己也立定了下來。

在衆人中間，有一個老人，他就是衆人圍觀的對象。他的年紀已經很大，留着長髮，戴着道冠，穿着道服，完全是一個老道人的裝束。在他的腳下放着一隻籃，裏面盡是一些字畫。這時他正捋起了袖子，在一垛向西的粉壁上揮灑着。唐奚二秀才一看，他所畫的，原來是一座桃花林，背後倚着幽邃的山，旁邊繞着溶溶的水，佈置得宜而筆致灑洒。他歪着頭看了一下，又從籃子裏取出了彩筆，在角上畫了一個紅太陽，然後又在桃花上染了許多紅顏色。此外，他又將山和水，也著上了應有的黛色和藍色。全體看來，紅的太陽和桃花，映着青的山，綠的水，既是豔麗而又

雅致。這時的太陽光，正照在這幅巨畫上，似乎更加增添了畫的精神。

「這老道人倒畫得不俗，」唐秀才對奚秀才說。「但不曉得他爲什麼要畫這個，而且又畫在這裏。」

「是呀，」奚秀才應着說，「真有些奇怪，我們且看他以後怎樣。」

他們正在說着，那老道人又在提起墨筆在畫旁寫什麼了。他們一看見，便不再說什麼，只聚精會神看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等到他寫完了，再從頭至尾一讀，原來是一首七絕：

桃花片片落芳塵 何處桃源好避秦

無限夕陽遙相照 世間到底屬朱明

「末了一句，頗有些特別用意呢，」唐秀才說，這時，他和奚秀才已經走到這老道人的背後了。老道人聽見了，就回過頭來，向他狠狠地看了一眼。奚秀才似乎有些懷然之感，所以沒有說什麼來接應唐秀才。

老道人看了一眼之後，又回過頭去，在左下角寫上了

明道人

三個字，不容說，這就是他的名字了。

唐秀才很想向前去招呼他一下，但看了他那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也就囁囁着不敢開口。

「畫得好呀！」有幾個小商人在讚着說。

「好就賣給你！」老道人突然說。

「你真是瘋了，牆頭上的畫也可以賣麼！」

「不買就不用讚好！」聲色俱厲的口氣。

「哈哈，」那個被他斥責的人，不怒而笑了起來，「牆頭上作畫，要賣給人家，已是奇事，不許人家讚，更是奇聞！」

「真是希奇！」也有其他的人附和着。

老道人帶着不屑的神氣，將筆放到了籃子裏，提着籃子，就往別處走去。

唐奚二秀才，到了這時，益發引起了好奇心，要看看這老道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就不到市外去，只跟着他走。同時也還有其他跟着的人。

走了些時，老道人忽然停下來了，在一堆粉壁前，抽出筆來，從墨壺中蘸飽了墨，聽聽聽，一連寫了以下的字句：

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胡爲乎來哉 嗚呼我知之矣

寫好了又走，走到了可以寫的地方再停下來。最後，他又走到一垛大粉壁前，停了下來，開始他的畫工。

這次他畫的是山水，襯着幾株秋樹，大起大落，頗是雄俊。畫好之後，他又題着下面的詩句：

秋山簇簇聚峯巒 秋水潺潺澈骨寒

一片秋心無限恨 不留春色與人看

並且又落了款。

「方纔的桃花，不是春色麼？」奚秀才細語着說。

「你懂得什麼！」老道人大喝了一聲，奚秀才便再也不敢開口。

「你幹的什麼！」忽然那個屋子裏走出了一個小夥子，也對老道人喝着。「人家好好的粉牆，給你弄得一場糊塗！」

「我送你一座好好的江山，你不要麼？」老道人意外地和氣說。

「誰要你這野道士的什麼東西！還不給我滾開！」

「哈哈，」老道人仰天笑着，「好好的江山竟沒有人要，難怪要落到豬圈裏遭踐踏了！」說着，他又提起籃子，向前走着。

他這樣隨便走着揚着，漸漸地就走出了市街。跟他的人，先是一個一個地少下去，後來就只剩了唐奚兩位秀才。

「你們跟着我要什麼？」最後，他回過頭來，向他們怒吼着說。

「沒有什麼，」唐秀才說，「我們看你不是平常人，想請你同去喝一杯酒。」

『那末，』他出於他們的意外，說了這話，就回身跟着他們。

唐秀才很是高興，就將他領到了自己的家裏，叫了幾壺酒，和奚秀才三個人開懷暢飲起來。

『請問老先生貴姓？』唐秀才說。他不開口，只舉杯喝着。

『老先生府上那裏？』奚秀才問。

他只搖搖頭。

『不是北直隸麼？』奚秀才這樣說，是因為這老道人一口的北方話。

他木木然，不發一言，只忙着斟酒。因為起先還是唐奚二秀才斟給他的，也許他嫌太慢，此刻他便自己斟了。

唐奚二人看他不肯說什麼話，也只好由他，同時看他將酒喝得很快，跟不上他，便索性自己不喝，只看着他喝。喝之不已，他到底醉了。

『太祖高皇帝呀！——』他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他一面哭着，就踉踉跄跄，不對唐奚二人說一句話，走了出去。唐奚二人知道再要去追詢他，也是徒然，所以就由他獨自去，沒有再去跟他。不過他走了以後，他們的確彼此議論了好久。

『我看他一定是一個明季遺民，』唐秀才說。

『當然，』奚秀才說，『恐怕還會做過什麼大官呢。』

『這種人最可敬，然而也最可憐。』

『我想他這幾天之內總不會離開羅店鎮，我們拚着再請他喝幾場酒，總可以從他的嘴裏聽到一些不見經傳的遺聞軼事罷。』

他們的說話，到了明天，果然就實現了，他沒有走。他們明天一到街上，看見了他，便又請他入酒肆中去喝酒。

他似乎比了昨天要和善些，因此唐奚二人一面請他喝酒，一面就大膽將他的籃子翻着看看。籃子裏也沒有別的，除了筆墨之外，全是書畫，和幾篇零落的文章。唐秀才本來文章很好，所以就讀他的文章，讀了一會說，『妙妙妙，可惜不完全。』奚秀才素來研究書畫的，所以就在一幅一幅欣賞着，看到了悵心之作，更向酒肆中其他的酒客稱揚着。

『這畫是賣的麼？』有人這樣問着。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點點頭。

『這一幅應要賣多少？』

他向那人看看，然後說，『隨便。』

『一錢銀子賣不賣？』

他又點點頭。

這筆交易就做成功了。一時之間，倒也另外做成了幾件。

『這幅木香花真好，』酒店裏的夥計在取酒來時看見了說。

『那末就送給你，』他說。

『真的麼？不敢當，不敢當。』

『有什麼不敢當，拿去就是！』他說了，就將那幅木香塞到了

那夥計的手裏，那夥計覺得卻之不恭，只好有愧地受了下來。

別人看見他肯送，自然就有人向他討着。他對來人看看，有的答應，有的不答應，不曉得他是用什麼標準來區別的。後來有一個人來向他索一幅鳳仙，他甚至一開口就要十兩銀子，嚇得那人倒退不迭。

沒有多久，他的畫已經完了，字也減少了不少，只有幾卷文，依然留了下來。

「太祖高皇帝呀——」他又醉後哭起來了。

「不得了，他是明朝人！」有人這樣說。

「喂，」還有人喊着他說，「你不要糊塗，現在是大清康熙皇帝呢！」

他不再理睬這些人的說話，就立起來提了籃子向外面走去。唐奚二人知道他醉了也沒有什麼話可說，所以爲他付了酒錢，仍沒有跟着他。

他寸步地走着，到了市外一個高墩上立了下來。他將籃子一放，就端然立着，規規矩矩地，高聲誦讀起來：

(待續)

美麗的夢

老 熙

天氣這樣的熱，熱得人昏沉沉的，祇盼着風來雨來。漸漸的空中的雲多起來了

，這是風雨的先鋒，很令人感到一點安慰

，漸漸的把那發射強烈光線的太陽給遮住了，雖然熱度還是那麼高，心境上卻感到減低了。

我躺在籐椅上，拿着一張報，眼睛雖是望着，卻沒有看到報紙上記載些什麼。身體上感到熱浪的苦悶，腦筋中感到時局

的苦悶，漸漸的風來了，雷聲響了，我心俱泰的睡着了。

我立在很高的——五層樓的屋頂上，

烏黑的天空，一點星光也沒有，情緒緊張到極點，突出了兩隻眼睛，祇是望着天空

。突然地，幾道探海燈光，衝到空中；一點急得同流星一樣的紅星飛將上來，心裏想：——來了來了。接着，紅星像花筒般

的飛起來，還夾着許多綠的星。於是高射炮聲，砰砰訶訶的放個不住，在空中一閃一閃，發出了『轉瞬即滅』的亮光，高射炮那麼的響，忽地拍——拍——拍，在高空發出機關鎗的聲浪。這聲浪清脆得把底下的炮聲全蓋住了！正是最妙的樂聲！令人多麼興奮呀！遠遠裏轟的一聲，接着連連的轟……轟……轟！

夢中醒來，耳中還是那樣的轟——轟——轟。雷——雨——渴望着的雷雨來了。這是美麗的夢！那樣美麗的境界，闊別了半年多了。

牢獄中出入

有的伙伴被害了，有的伙伴遭受了毒刑，但這種嚴重的危險性，每一個伙伴都不能避免的，終于有一天的早晨，臨到了我的身上。

早餐以後，我們正在閒談着的時候，有一位先見的伙伴一壁仍向門洞裏張望着，一壁回一下頭向我們說：『他們又來捉人了。』頓時，使我們的閒談中斷。

『不知提誰？會不會提我？』那時，我想，我們每一個伙伴都會這樣在自問的。

『葉山！』當我聽到叫着我的名字時，我立即感到一隻巨大的惡魔之手伸過來把我抓住了，牠的魔力這樣的大，我沒有遠拗的可能，只有馴服地走過去，沒有話說，把一雙手伸起來，讓在連長旁邊的一個武裝者用手銬把我銬上了。

奇怪，他們不再提人，這次破例地只提我一個人。

走出我們的囚室，我看見這班惡魔的全貌了，我也一步一步親嘗這班惡魔的惡行了。

在我前面引着走的，是兩個，他們都是整齊的黃色制服，綁腿，皮鞋，搭角皮帶，腰圍子彈，背插大刀，大刀在皮套子裏，刀柄露在套子外面，一蓬大紅鬚掛在刀柄上，够漂亮，手握盒子砲，手指按着機扭，似乎需要立即放射的一般。另外，還有一個在我旁邊走着，一個在我後面跟着，他的左手把我後領揪着，怕我要逃走的一般。我是失了自由的，我在他們這兇狠的行列中走着。

穿過園子，走到一所巍峨的洋房前面

，我們拾級而上。這是一處審問的公堂，我望進去，見三個莊嚴的法官坐在上面，前面兩旁站着和提我一般的幾個武裝者，但他們的盒子砲掛在腰間，手裏卻捏着雪亮的大刀，那麼的威嚇。另外還有幾個穿便衣的人。

我那時已不知道什麼叫做恐懼，雖然我的心說不定那時會跳得很厲害。

走到法官的前面，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我很客氣的向他們每個人都鞠了一個躬，但鞠過躬後，我呆呆地望着他們，不敢向左右看看他們有沒有準備幾種刑具。

這是軍事法庭，想來和別處普通法庭不同，因為我知道普通法庭往往等「犯人」到了法庭，法官才隔了些時出來上堂審問；而現在，居然「法官」等待着「犯人」。



我向他們鞠躬時，他們似理不理的頭稍微點點；坐在中間的一個，接着低下頭翻閱他的文件，經過了好一回的沉默，他才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葉山。」

「多大年紀？」

「二十二歲。」

「什麼地方人？」

「本地。」

我像一部機器一般，他敲一下，我反應一聲。但我沒有想到，這個法官的問話這樣的斯文輕低。

「你什麼時候參加××黨的？」他又停了一忽問。

「不，我沒有參加××黨！」

「你為什麼要加入××黨？誰介紹的？」

他似乎沒有聽見我的否認。

「不，我沒有參加××黨！」我重又否認了一句。

「沒有？那末你參加過□民黨嗎？」

「□民黨，我自己也有些不清楚，因為，我是在鄉下做小學教員的，革命軍來了以後，聽說每個人應該加入□民黨，否則便要沒有事情做，所以我答應他們加入，但也不知怎樣加入，因為他們後來沒有再來和我說起。」

「你怎麼會被捕的呢？」

「因為那天我正好去看一個朋友。」

「薛××你認識嗎？」

「以前只見過一次面，所以並不熟悉。」

「他是××黨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供出你也是××黨的負責者，你知道嗎？」

「不，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黨。」

「你知道他現在到那里去了？」

「薛君是已經遇害了的，我已經知道，然而，我卻回答說：

「聽說他送到醫院裏去了。」

「不，他已經槍斃了！」

「哦！」

「他什麼東西都供出來了，他的口供現在這里，他說你也是××黨呀！」

「不！我不是！」我似乎焦急起來的樣子。

「你不必賴，只要你好好的說出來，我們也可以放你出去，並不為難你的。」他很鎮靜。

「不，我真的不是！」

「你賴是賴不掉的，你不信可看薛××的口供單。」他說着去檢薛××的口供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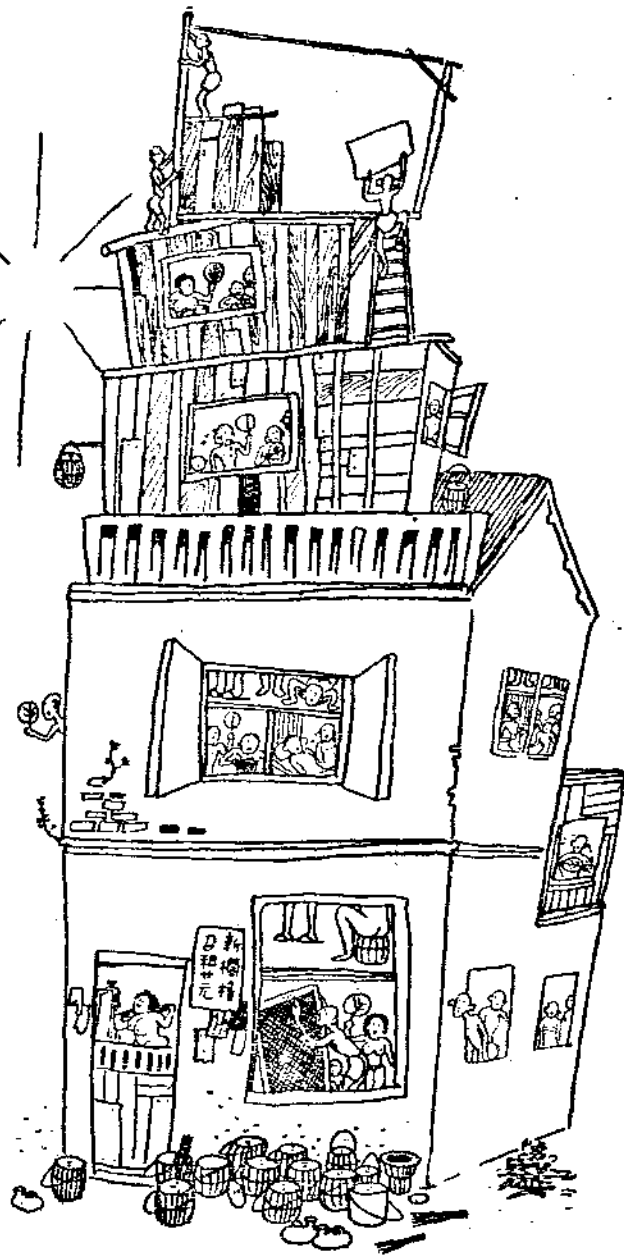
我想薛××是我們的老同志，那樣的老練，決不會被他們逼出口供來的；如果他真的已供出來，那未免太不成話。我一方面想着，一方面等待他檢出口供來。一忽兒，他檢到了，而且指着關於我的一段，我湊上一步去看，我很快的看到並不是薛君的口供。

「不！這是你們問他的話呀！」

「噫！」他頓一頓說：「要是你不肯實供的話，我們是會得用刑罰的！」他說着，向兩旁的人看了一看，于是有人上來把我的上身衣服剝去，我不能抵抗，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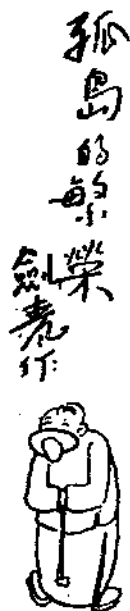
讓他剝，一方面我說：

「我的確不是××黨，你們可以去調查，我是安分守己的一個小學教員，你們不能冤枉人的呀！」



「如果你能老實供出來，只要你以後改過自新，我們能原諒你的，但不能這樣的賴了便算完事。」

「我實在不是，可惜薛××已經死了



，否則可以叫他來和我當面對質，問他是不是××黨，你們不能冤枉我的。」

這時，我的上身的衣服已經被剝去了，兩邊兩個人，每個人扯住了我的一條手

臂；同時，還有兩個人，立在我的兩旁，各各執了一根鞭子；似乎只等待着法官的命令下，立即動手把我鞭打。我不經意地看見了這情形，想必今天的這頓「大菜」是免不了，我形容不出那時的我底心境的變動，但是，我自己知道還鎮靜，因為我是向來不躁急的，尤其是，這痛楚的刑罰，早已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一壁咬咬牙齒準備忍受他們的毒打，一壁我仍裝着一個愚笨的人，嘮叨的說：

「我的確不是××黨，你們可以去調查，我是安分守己的一個小學教員，你們不能冤枉我的呀！」

法官裝作沒有聽到我的呼籲，他自願的說：

「你老實的供吧，否則我們馬上要用刑了！」

「不！我真的不是××黨，你們可以去調查，我是安分守己的一個小學教員，你們不能冤枉我的呀！」

我還是這樣拙笨的嘮叨着。

『你們是有爲的青年，過去一次的錯誤算不了什麼，只要你們肯改過，我們沒有不成功的；所以你還是老實的供吧！』

我又照樣嘮叨了一遍。

『不供，那末我們只能不客氣的用刑了！』

我雖然準備忍受這慘痛的毒刑，但能避免終是希望能避免的，所以我當法官每一次的軟騙或強嚇的時候，我接着說我的嘮叨話，以示我底拙笨，而另一方面使他沒有間隙的時間在說話後下令打我。

『噫！』

法官似乎沒有其他好的話可以問我，他翻閱着文件，一時沉寂了起來。

『其實，你不供，我們也知道了。』他頓了一頓：『我看你還是實供的好。』

我又嘮叨了一遍。

『你不供，莫說我們好用刑，就是把槍斃，也是很容易的。』

除了嘮叨表示我不像一個聰敏的黨人外，我沒有其他較好的辦法。

『我們槍斃一個人，等于打死一條狗子一般隨便；要是你再不實供，我們沒有給你自新的機會，只有槍斃。』

他一壁說着，一壁拿了一張白紙，提起筆來，不理睬我使他討厭的嘮叨，他自顧自的寫着：

『葉山口供已確，着即于今日下午四時處決。』

他寫的時候，我已經望見了，但他以爲我沒有見到，把紙拿起來給我，我看了，又嘮叨了一遍，他收回手，向我說：

『你再不供，我便簽字交下去了！』

但我除了表示焦急些的嘮叨外，沒有別的法子。他見我仍如此，于是簽了一個字，我望不清那是什麼字，他伸手表示交給一個人，那在我旁邊的另一位武裝者上去接條子。

『準下午四時，把他槍斃！』

我再作嘮叨，他接着說：

『供便供，不供便準時槍斃！』

他又聽了我一遍嘮叨說：

『好，不必多說，帶下去，準時槍斃好了！』

于是那扯直我手臂的人把我放下了，拿鞭子的人，也走過去把我的衣服拿還我，我接着衣服穿起來，等我穿好後，提我的那幾個武裝者又把我銬上了，帶出去，我望着那雪亮的大刀，望着那待發的盒子砲，望着那威嚇的武裝者，這一切的情形，刺激得我麻木了。

是死刑的宣判，那時如果有人旁聽，一定爲我急煞，而我事後想想，也是件萬分可怖的事情，然而在當時，我卻麻木了，這死刑的宣判，並不曾予我如何的恐懼。

(待續)

煮茶者

編者

沈天白兄來信中有言：「紅茶確是香味馥郁，喝不厭。惟煮茶者太苦了：一面忙着種茶，採茶，製茶，更又小心翼翼地去燒火，火工不到，香味煮不出，火工太老，那就要太苦，或者根本沒有香味了」。頗能道得編者的心事。



悼叫哥哥

過客

偶然出去，在馬路上看見了賣叫哥哥的擔子。按着我歷年的老例，我就想買。可是突然之間，我決定今年不再買，只嘆了一口氣，走過了那個擔子。

今夜似乎比前兩夜要涼快些，開着窗，睡在樓板上，清風徐來，頗覺舒適。弄堂裏改變了前幾天的嘈雜，一無聲息，也許大家正在欣賞着這涼爽的夜晚，都早已入夢了罷。惟有我，卻睡不着，我只在輾轉反側着。我在聽，聽鄰家的叫哥哥。我在想，想我自己的叫哥哥。

去年這時，我也買了兩頭叫哥哥。爲了我有兩個幼小的兒子，名義上是給他們玩的。不過他們在最初幾天感到興趣以外，以後就不大注意。每天的毛豆，青菜葉，以及任何可以給牠們吃的東西，都須我爲牠們當心。因爲孩子們既不當心，娘姨們也沒有這種記憶，每天都須我向娘姨們提起一聲，或者由我自己去找東西給牠們吃。有時我忙些，到了晚上，我才去看牠們一下，發見牠們的籠中一無所有，我着急起來，找不到什麼可吃的，只好給牠們幾粒飯糝。

八月十三日這一天，我最後的離開了我們一家所住的地方，提籃橋之東的一條馬路。在我的手裏拿了一些零物之外，我很想將這兩頭叫哥哥，也一併帶出來。但是那時我正有一個心思，以爲沒有幾天，我就可以回來的，用不着多帶什麼東西，更不必帶這兩個小生物。而且，我別的重要的東西都不帶，卻偏偏帶着這些不急的東西，非但要給旁人笑話，恐怕也將不爲我的妻所諒解。所以，我最後決定，還是不帶牠們。

不過我也爲牠們好好地安排了一下。我知道牠們也會吃水浸過的蠶豆，所以我預先爲牠們浸了好幾粒，塞在牠們的兩個籠子裏。按着牠們的食量，照我看，一星期或十天，牠們決不至於餓死，而我們那時的雄心勃勃，的確又有三五天就能回來的樂觀，所以我完全放心了，就這樣離開了牠們。

此後，事情自然大大地出了意外。三天五天過去了，不能回去，十天八天過去了，更不能回去。時間越久，越覺得不能回去。在我的種種焦急之中，的確爲這兩頭叫哥哥，也焦急得不堪。牠們的糧就要斷了，牠們將何以爲生呢？牠們就此餓死在籠裏，



我豈不是就成了謀害者？爲什麼那時我不帶牠們出來呢？我悔恨着！既不帶牠們出來，爲什麼我又不放牠們自由，由牠們去自尋生路呢？我更是悔恨着！牠們固然不能過冬，不久也總是死，可是牠們自有牠們的天年，又何必我來捏斷牠們的生命呢？我因而悔恨不已！

還有一個意念，我一想到了便神經緊張，惶惑不安。據說，這一類的虫豸，到了沒有食物的時候，要是和同類住在一處，固然要同類相殘，弱肉強食，即使牠只單獨住着，食物一完，萬無其他可食之物時，牠就不惜咬自己的大腿吃！想一想，一個生物餓極了，竟至吃自己的肢體，何等地慘！啊，可怕呀！要是牠們，我的兩頭叫哥哥，果然自己咬嚼自己的身體起來，我簡直就是凌遲處死牠們的劊子手！不，簡直就是零碎割死人的惡匪！

我的悔恨，我的不安，與日俱積着。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去年底，據一個外國朋友的報告，我寓中什麼東西都已經沒有。可是我事先沒有託他注意這兩個籠子還在否，籠子裏的東西怎樣，以致我不知道牠們，我所念念不忘的叫哥哥，究竟有無遺蛻，還留在那個屋子裏，假使有的，牠們的形狀又是怎樣，是否只留存了牠們最後的嘴。這一點，又添了我許多悔恨與不安。

唉，牠們是小小的生物，並沒有什麼不好，爲什麼要遭此慘劫！牠們在山野之間，本來很可以自由，自私的人類，捉牠們入了牢籠，賣到都市裏來，牠們已是不幸了，卻還要奪去牠們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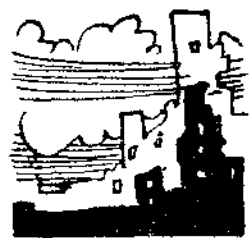
平的生活，安定的生活！這是誰的罪惡呢？當然，除了那捕捉並出賣牠們的小販以外，就是既不帶牠們出來，又不放牠們自由的我了！

然而我想想，叫哥哥生前如有知，不見得便一定會怨恨那小販，因爲小販並不要牠們死，叫哥哥死後如有靈，也一定不見得便會怨恨我，因爲我更不要牠們死。要牠們死的，是另有其人的！這些人，不但要牠們死，甚至要一切生物都死，只剩他們獨佔地球的一角。他們是魔鬼，是毒蛇，是猛獸！他們才是這無辜犧牲者的最後負責者。冤有頭，債有主，叫哥哥一定會尋到他們！

我佛慈悲，一切生物，皆是平等。我不小覷這些草蟲，當然，我更不輕視成千成萬和這些草蟲遭到同一命運的人！因此我悼這些草蟲，我更悼那些人！我相信大自然的因果律，決不會錯，「殺人者，人恆殺之！」

今年我不再買牠們，一則我看見了聽見了牠們，便要勾起我的悔恨與不安，二則我不買牠們，也就算是我的懺悔。我希望從此以後，大家也不買牠們，使牠們可以自存於山野。退一步說，假使再要買牠們，也須爲之妥善安排，使牠們不會再遭到被人逼死的厄運！

胡思亂想，總睡不着。鄰家的叫哥哥，還在吱吱喳喳地鬧着。我又爲牠們憂着，不曉得牠們能否終其天年。同時，我總忘不了我那可憐的叫哥哥！



整理古書之希望(續)

陳達哉

惟愚有苦不解者。科學日在進步之中。印刷術初不例外。顧清末之石印。清晰可愛。而今日之石印。乃遠遜之。何也。此爲門外漢語。甚望書業中人有以曉之。至於甲肆已有影印。而乙肆叢刊所需。乃不得不別尋版本。致舍最精而弗用。此誠營業上之衝突。或竟無法可解。然就學術而言。非至善之道也。

(二) 整理古書之我見

保存非即整理。而爲整理之一助。古書浩如烟海。如何着手。自是爲難。雖然。複出者多。經史子三部。亦復有限。所感棘手者。集部耳。

與商務之四部叢刊對壘者。爲中華之四部備要。此亦整理古書較有系統之工作。叢刊自是精美。而備要之選擇。則似較恰當。二者之宗旨不同。此其間固無所謂優劣也。在保存古

書與整理古書二大工作中。得商務中華兩大書肆分任之。此其有功學術。深足欣慰。且中華之丁氏做宋字體。盡善盡美。愈增備要之價值。所惜者錯字仍多。爲可憾耳。校書如掃落葉。自非個中深嘗其苦者。弗克知之。改善復改善。增益復增益。與商務之叢刊。分道揚鑣。發揚而光大之。此希望於中華者也。

顧備要之整理。係就我國傳統的分部方法入手。可認爲整理之一種。而猶有必需之縱橫兩個整理方法。曷言乎縱。以文詩詞曲。分類而集其大成。(所謂分類。非僅爲文詩詞曲而已。特舉以爲例。)庶愛好某一類者。得其所需。曷言乎橫。以人爲單位。搜集其所著。彙爲最完全之全集。

譬如以宋詞言。汲古閣之六十家詞。其濫觴也。而朱氏之彙村叢書。則益精益求精矣。然含

整理之意。而以所得前人未得之精本爲出發點。故有彙村叢書而於宋詞仍未備。非兼有六十家詞。王氏四印齋所刻詞。乃至其他屬於宋詞之集刻不可。我友胡山源。嘗爲世界書局輯全宋詞集。卽聚種種宋詞叢刊而整理之。此誠嘉惠學術界之大工作。惜乎。稿甫成而八三之難作。稿之尙存與否。不可知矣。又如我友趙叔雅。集刻全明詞。亦尙未殺青。今經浩劫。正未知其無恙否也。

全唐詩之對於唐詩整理。可謂備矣。雖猶有未盡。猶有譌誤。而基礎既立。其功不可沒也。第愚以爲其方式。不妨改進。譬如李杜兩家。爲集甚夥。然李杜之詩。仍此若干首。特詮釋有所異耳。廢註之說。爲上乘說法。究竟有註勝於無註。聚種種李杜之集。擇善而從。兼採衆長。彙成集註。則李杜之集定矣。各家之集皆定。其不能成專集者。又合而爲一集。如此。則分之爲各家專集。合之卽全唐詩也。唐詩如此。宋詞如此。一切縱的整理。皆如此。寧非便利學子。愚此意。曾爲山源言之。倘山源再輯全宋詞。愚當請其一試。閉門造車。未必出而合轍。能實行與否。

未可知也。

請再言橫的整理。譬如曝書亭集。(手頭適有此書。舉以如例。)朱竹垞之全集也。其文可為專集。詩可為專集。詞可為專集。(本有專集)曲雖少亦可為專集。則在縱的清文清詩清詞清曲中。各有其集。而彙此四集。又成朱竹垞全集。祇需版式相同。在縱的方面。可以合售。可以分售。在橫的方面。亦可以合售。亦可以分售。此其便利於學子者為何如。而逐步整理。陸續出版。於書肆亦感其便。故縱橫之整理。相助和成者也。艱巨之工作。不必成於一旦。此甚希望出版界有心人。為學術計而嘗試之。

(二)版式裝訂之商榷

第一言字體。自做宋體出。而洪武體乃為落伍。漢文楷字雖有成功者。然筆畫之粗細不均。猶有待於進步也。技術與時間俱進。覃思精研。異日必有極美觀之楷字出現。以目前言之。則做宋為獨尊矣。

第二言大小。因社會組織之變化。龐大之書籍。必歸淘汰。袖珍雖適用。而字體過小。亦非

所宜。稍大。則又增篇幅。折衷而論。以三十二開為宜。今之為減輕售價。企求普及。而分排上下層之十六開式。用意未可厚非。愚則期期未敢贊同也。

第三言裝訂。自是以舊式線裝為易於垂久。西裝雖便插架。而極易損壞。巨大者更不便於閱讀。一壞之後。絕難收拾。不若線裝之損壞一二頁。抄配重裝。猶易致力也。且西裝書籍。舊則奇醜。不若線裝之愈舊愈古。因此。內容亦當以中國紙一面印為本。而以報紙兩面印為別出普及之道。縱作西裝。亦以軟面為宜。

第四言句讀。古書大抵無句讀。何也。無必要也。文義甚明瞭者。不復需句讀。句讀不甚可分者。無從句讀。且句讀苟不當。則貽誤甚深。近人好言標點。即句讀之進一步者。然我甚疑之。所謂標點之種種符號。無他。悉歐美人文字之所有。歐美人文字之結構。是否可同於中國文字。此問題非愚所能解答。而其句讀符號之是否可移用於中國文字。竊未敢十分承認也。(關於標點問題。當另為專文論之。)亦嘗讀近人標點之書矣。亦嘗讀以標點著名之東亞書

局諸書矣。有若干部分。未嘗不承認有標點勝於無標點。但在若干部分上。則殊懷疑其標點之果否適用也。至於標點錯誤之處。無論其是否標點人之錯誤。姑概以失校論。而能知其錯誤。固屬無妨。若不知其錯誤。則認此標點而尋文義。寧不引入歧途。故以無句讀為較善。(最近所謂一折八扣之出版物。莫不有標點。其書錯字之多。無論矣。標點之謬誤。更不可勝計。對之令人不快。)

最後我所以希望出版界之對於古書下一番整理工夫者。求使讀書人欲讀某一種書。或某一人書。便能得其最精最備者。不致為種種類似之書名所擾亂而無所適從也。求使讀書人易得可讀之書。可藏之書也。憶我童年。好閱小說。向戚友處借貸來者。往往質貌均佳。今則兒女輩欲閱舊小說。舍巨大之商務世界西裝本而外。大抵皆類於一折八扣之流。欲覓舊石印舊鉛印佳本。幾同明清精槧。既難且貴。此出版界之進步歟。退步歟。不可得而知之矣。

(完)



仙霞社之前後

(五)

李郁主人

所中學生，以年齡大小，共分兩班。每日上課時間，略如下述：

甲班 上午七時至八時拳術。 八時至九時國文。

乙班 上午八時至九時拳術。 九時至十時國文。

甲乙兩班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自習，下午一時至五時拍

曲。其他時間，除三餐外，得隨意遊息。

國文所讀，為普通之初等教科書，程度最高者讀第五或第六冊，而讀第一或第二冊者，則為多數。無普通習字課，能寫字者，鈔寫曲本。

教室與一般不同，無黑板等設備。課桌亦大異，為長板桌，教師坐上端，兩旁坐學生，直貫而至下端。茲項課桌，稱為「桌檯」，由此習曲有成者，稱為「桌檯出身」，略等於平劇之稱為「科班出身」。

桌檯凡三，由教師沈月泉，沈炳泉，吳義生分主之。

學生初步曲課，不問將來之為生為旦，為淨為丑，概先習上壽，賜福，賞荷，定情，賜盒等齣。蓋在此數齣中，合唱為多，

任何喉音，均為所網羅；脚色亦甚衆，將來學成上演，人人均須能應付，此時共同學習，一以辨別各人之喉音，以便確定其脚色，一以學習人人應演之戲劇，不得不然。桌檯雖有三處，而教法則一。經一年半以後，始就各人喉音，派定脚色，然後習生旦者，就第一桌檯，由沈月泉教授，習淨副丑者，就第二桌檯，由沈炳泉教授，習老生外末者，就第三桌檯，由吳義生教授。如顧傳玠，初入所時，派在第三桌檯，後即調至第一桌檯，即係此故，其他遷調者亦甚多。

此外尚有第四桌檯，由許彩金主之，專教旦行。惟許係兼職，來去不定，故該桌檯非常設，與上述三桌檯稍異。許後由尤彩雲繼之，並教身段，則已拍曲清唱二年矣。

學生中雖不乏聰俊子弟，如顧傳玠朱傳茗張傳芳諸人，樂音入耳，即能心領神會，辨別清楚，依字學唱，不差累黍，且記憶力強，三數遍後，不須耳提面命，即能脫離依傍，探喉而出。然而魯鈍無知者，亦正不乏其人。彼等不辨音階高下，不識拍子疾徐，引吭高呼，怪聲百出。一曲之入調，往往費時甚久。上壽中

之園林好，須下數月之苦工，方得成唱，雖云其作始也難，而進步之遲緩，亦可謂牛步化矣。至於隨唱隨忘，唱新曲而忘故曲，尤屢見不一見。

惟齊傳楚咻，學固難成，而十暴一寒，事究易集。今且齊傳而齊咻矣，十暴而無一寒矣，雖鈍如鉛刀，終得一割之利。是故各種共同必修之曲，久而久之，各人均得琅琅上口，奠定基礎。

每習一新曲，例由教師率領，共拍十遍。拍時，桌左置銅圓十枚，每遍，移一銅圓至右，以爲記數。十遍畢，則由學生個別試唱。唱時，更由各人輪流吹笛，以爲襯和，例如第一人唱，由教師吹，第二人唱，則由第一人吹，依此類推。蓋習唱者固無不習吹，以便造成前後場兼擅之劇人，法固至爲美善也。

脚色派定後，不久，即派定各人之藝名，主其事者，爲王慕詰。王上海廣春社社員，工官生，與穆藕初等，俱係曲友。因校名爲崑劇傳習所，故人人即以「傳」字排行，「傳」字下之另一字，則視其所扮脚色而定：小生官生從「玉」，且從「草頭」，老生與淨從「金」，副與丑從「水」。蓋小生官生，或顏如宋「玉」或如「玉」樹臨風，擬以璧人，遂以「玉」名；五旦六旦，以至老旦，或顏如舜華，或如蘭斯馨，柔心弱質，無非花花草草，遂以「草」名；老生與淨，或黃鐘大呂，得音響之正，或銅琶鐵板，得聲情之激越，遂以「金」名；而副與丑者，固油腔滑調

，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者，故遂以「水」名。至於「玉」部選「玠」選「瑛」，「草」部選「茗」選「芳」，在該部中，僅選現已爲名之諸字，而不選其他諸字，有無用意，則不得而知之矣。更進一步言之，何以顧時兩題以「玠」而不題以「瑛」，朱祖泉題以「茗」而題不以「芳」，若有意，若無意，亦感索解之無從，雖人生命名，儘多偶然，然而好事者偏多揣擬之思，又安得舉向王慕詰而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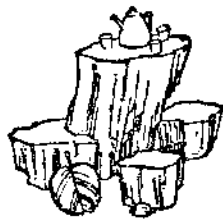
所中每日上午六時起身，七時早餐，十二時午膳，下午六時晚餐，就寢時不定，蓋學生每於此時，鋪被膳堂中，學翻跟斗，至倦極始眠。作息皆鳴鈴爲號，尙有學校規模。膳時，初有八九桌，後爲六桌，桌八人，餅四盤，二素二葷。寢室共二，一三開間，一長間，人各一榻。

課餘遊戲，亦與其他校童相彷彿。北寺與城上，爲常到之地。惟諸生中頗有嗜賭撲克者，往往深夜，私約若干人，往停柩之所，即在柩底席地而坐，燃洋燭頭，大玩沙蟹或圍的溫。燭光熒熒，儼同燐火，然而個中人與會淋漓，樂而忘睡，雖身處鬼域，與鬼爲隣，不惜也。此固社會痼疾，中人太深，而所中管理不嚴，亦可因此略見一斑，較之故都富連成等科班，不可同日語矣。

本期封面古畫考證，在畫中已經詳
細說明，故不贅述，希讀者注意。



茶館



第二期日期次

小少爺
登天竺絕頂記
歸途
上當
譚仙霓社

邵球
雪夫
余茂康
俞正文
備瑗

小少爺

邵球

小王傲然地右腿緊壓着左腿，蹣跚地舒適地斜臥在沙發上，昂着梳得光亮的鬍開桃子的頭，顯然善於講話而多辯的薄薄底口脣中間，插着一根粉筆似的香烟，兩眼眯得細細的呆呆地瞧着婀娜打着圈子的灰白的煙霧，一圈圈地向上昇着，擴散而無窮地變化着。同時和靄的黃色陽光從玻璃窗上透進，嚴肅地直逼着他的眯着的細眼，他立刻出神似地閉住了，馬上又思索起昨夜考慮了一夜的心事。

「李炳生，李炳生，這小子幼年的時候還在我家倒痰盂，掃地的。……」小王思

索了好幾次，而每次的結果他總不願見這個「新貴」，因他幼年時是他家的僮僕，他的腦筋裏也常像電影似的閃出了那副可惡而頑皮的臉相：蒼白色的三角臉，短而粗的眉毛，中間開着一條痕，狡詐多端而陰蝟的眼睛，和一條鈎形的鷹鼻子，在那時鼻腔裏時常溜出兩條淡綠的柔韌的鼻涕，更顯出他的陰狡，頑皮，蛇蝎般的惡毒。

「見他，恭敬的見新貴大人……哈哈，」他憤憤的冷笑着，「從前是我手下的……」

但小王想着：爲了明天出入的便利，避免意外的事發生，不要像挑水的麻子阿五，因了沒有良民證，毫無抗力地給那班搖頭擺尾的狗，堅實的撲幾拳，臨走時還賞一鎗。他想到這裏，不能再想了，他覺得腦池裏漲漲的，昏暗的，身子也慢慢地往下沉，往下沉……

小王心裏一急，全身就像有幾百隻針尖

猛烈地刺着，晶亮的汗珠霍的沁了出來。他於是一翻身地跳了起來，堅決起來，他想再這樣遲疑下去，良民證就永遠無緣了。他便套上了件藍緞馬褂，毅然決然向着維持會邁進着。

小王一跨進維持會門，恰巧李炳生送着一位客人出來，小王馬上在門旁恭候着。他見李炳生依舊與從前一樣，三角臉，短而粗的眉毛，鈎形的鷹鼻子，陰險地望了一眼。

「你來做什麼？」高傲地問。

「我今天來給你道喜的，」李老兄高聲吶喊！「小王誠懇而謹慎地恭而敬之地鞠着躬，兩手垂下，忸忸地低着頭，不敢看他一眼，

「我不認識你，你是？」

「我就是王友發，」李先生恐怕已不認識了，不是嗎，幼年時一同在我家玩耍的……那時我叫小少爺……」

好像一個青天霹靂似的，李炳生頓然呆住了，睜大着兩眼。他料想不到還有這小子在大庭廣衆之間，下他的台。他紅着臉，微微搖動着三角臉，翕動着口脣說：

「我的腦袋裏從未有你這樣的人，不認

識你。」說了，就準備馬上轉身到辦公室裏去，接着眉毛一揚，憐憫他似的，又說：「你究竟有什麼事，你？」

「沒有，沒有什麼事，不過，」小王胆怯地偷偷地瞅一眼，但立刻收回着他的視線，垂着頭。

「不過，不過什麼呢？」李炳生煩懣厭惡地說。

「不過一點……一點小事，哈哈。」小王恭敬的點點頭，和藹地強笑着：可是他心裏很是明白，犯不上與這不知廉恥毫無良心的小子爭論，並且現在在他的勢力之下呀。他於是和藹地微笑地說，「又要煩累大人，費神請與小人領張良民證，哈哈……良民證。」同時從口袋裏掏出了二張同型的照片，戰慄地送到了他的面前。

「這個……這個……前天怎麼不領呢？」李炳生睜大着銅鈴般的眼，不耐煩的怒吼着，接着掉轉身就向辦公室走去。但他剛走一步，他即想小王這人在地方上是有相當勢力和金錢的；他現在正向他商量事，何不利用一下呢？他以爲剛才冷淡嚴厲的態度有點不大好，便又慈善地帶着微笑掉轉頭，裝着殷勤而親熱的口吻說，「你來

，請你跟我來。」

小王似乎在夢鄉裏驀然給什麼東西驚醒似的。可是他知道李炳生的用意，也趕快做個笑臉，但太勉強，變成了一個慘笑，同時，他領會地跟着他蹣跚地走着。

何等玲瓏的小王，在剛穿過長方形的天井，走進悠長的走廊的時候，狡猾地捏着二張十元的法幣，默默地塞到了李炳生的手裏，同時兩人意會地一笑。

「手續費，哈哈。」

「……」李炳生更親熱地微笑着。

李炳生一屁股坐在辦公棹旁的紅木椅上，抽開着抽屜，掏出了一張良民證，捏着筆填寫着姓名等字。

「請坐呀！隨便……」他見小王依舊呆呆的立着，便和緩的呼吸一口氣，用嘴唇一指，那樣說。

「哦！」小王好像接到聖旨般的不敢不服從，趕快的吊着半邊屁股，坐在同樣的紅木椅上。

老練而熟悉的連小王的年齡也不問一下，填好後恭敬地按放在小王的面前，接着小王連忙站起身，誠懇地表示着謝意說：「費神，費神。」

「笑話，笑話，理所當然，應當給少爺填一張的，假使小少爺今天不來領，我即想送一張到府上啦！哈哈。」

「蒙李先生的擡舉……。」

小王走出門，氣得要命，狠狠的右拳打着左掌，鼓着兩眼憤怒，罵着這無恥的狗兄，認錢不認人，還說風涼話。他深深地嘆着氣，垂着頭，只怨自己的晦氣，向着來的背道徘徊着，蹣跚着。

登天竺二絕頂記

雪夫

天下的佳風景，必須備具有龍蟠虎踞，瑰奇秀麗的條件，方才談得到賞心悅目，消塵滌俗；而散淡疏逸，可以狎玩於几席間的風景不與焉。所以我的私癖，竊好山而不喜水，其原因或在乎此；而杭州西湖所給與我的印象，遠不能符合我的希冀，也就不足爲奇了！

西湖的本身既不能使我滿足；西湖四週的羣峯，則雖不雄奇，卻也秀發。諸山發源於天目，郭景純所紀的詩識，「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因爲天目山我沒有去過，所以怎樣「龍飛」，怎樣「鳳舞」，我不得而知；不過牠的龍尾鳳

足，卻非登高望遠，加以見識不可；於是杭州最高峰天竺山的登臨，也就成了我遊程單上最重要的節目。

西湖諸山，實在低矮得可憐。天竺山名為最高峰，也不過四百五十餘公尺，僅僅高出五雲山五十公尺，北高峰百公尺而已！牠的位置，是在三天竺的上面。由上天竺翻五雲的大道，必須經過牠的旁邊。五雲，雲栖，我們原要去遊；不過本來是預備乘杭富長途汽車到梵村的，現在便由從上天竺翻山過去的計劃，取而代之了。

記得是一個陰沉沉的初冬的早晨，我們遊伴三人，嚮導也不用，步行出發。由湖濱至靈隱，取道發源街，越楓樹嶺，觀摩了一回圍可數抱的大楓樹，下嶺到上天竺法喜寺。寺結構堂皇，香煙繁盛得可以，

雖然那時不是香汛，而我們所看見的一隊朝山進香，鳴鑼宣號（佛號）的鄉人，為數已有數十人。聽說是為了豐收，特來還願的。佛教的潛勢力，於此也可見其一二了。

出寺南向，登獅瑞嶺，路口立木牌一，榜曰「上五雲大道」。我們沿着一條蛇腹也似的石級，盤旋迴繞，步步向上，約走

一小時，到望仙亭。由此向前，卻是半山腰裏的一條平路。俯視左方，是龍井獅子峰一帶，滿山茶樹，蒼翠悅目，整齊得好似圖案畫一般。右方一排峯巒，高高在上，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天竺山。我們急欲登

，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天竺山。我們急欲登峯造極，一放眼界，誰知行行重行行，但見處處削岩，無路可上，滿腔的熱望眼看要付諸流水了！後來「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發現了一條小小的樵徑，大家方才很歡喜的排開了長過半身的蔓草，翻峯越嶺，鼓勇直上，經過一番很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地。在山頂極目四望，山河表裏，氣象萬千，重巒疊嶂，都收眼底。那時候就是說整個的錢唐，已被我們三人鼎足割據，各占一方，也未嘗不可。

天色依舊是陰陰的，要想遠望百里外的東西天目，顯然是失望了。可是整個西湖的環境，卻給我們看了個一清二楚。南山北山同以天竺為出發的樞紐，北山自北高峰迤邐至秦亭山，南山從南高峰迤邐至鳳凰山，二山分張如翼，把個明鏡似的西湖，好像園中假山，擁繞一沼，環抱於足下。我們縱眺至此，歎為觀止，即此一點的

收穫，已經足夠抵付我們登山的辛勞而有餘；何況還有條奔騰澎湃的錢塘江，雄壯瑰偉，不可方物，來供給我們眼皮的消受呢！

正在山頂忘記了一切，對着周圍的大圖畫發呆的當兒，卻幸腹中寄訊，告我以饑，這才把我們在沉迷的狀態中驚醒過來。拿出錶來一看，果然將近十二點鐘，已是中午的時分了！我們就在山頂席草而坐，取出帶來的乾糧和水果，大嚼一頓。餐罷起身，尋路下山，我回頭看了看棄擲草際的食盒，想想這一回到杭以來最可紀念的一頓午餐，不覺很有些戀戀不舍的樣子。

循路向南，過青草台，武雲寺，渡茶葉山，經萬年背山，一路高度，多在三四百尺以上。沿途偶然探首外望，祇見峻嶺千尺，直拖下地，很夠使你的身上，起一層雞皮的細粒。在某一處的嶺脊上，我們望見了山下的山村梅家塢，村的四圍，儘是高山，屋舍錯落，掩映於蒼岩紅樹間，真是外人不知，紅塵不到的一處世外桃源；不過竟想不到在未滿一年以後，這武林的桃源，未能如武陵桃源，盡其避秦的使命，已與西子湖同入了魔氛的範圍中。

太陽略向西打斜，我們已經行抵了雲山頂真際寺，略坐休息，循路下達山麓，入雲栖寺，周遊一過，沿大路至梵村，乘長途汽車返抵湖濱，結束了一天之遊。

(附記) 舊遊蹤跡，尙未模糊；大好河山，竟已變色，前塵如夢，不堪回首了！可是我國的國民，如果能夠大家肯效法杭人的鐵頭方針，埋首赴難，不少退却；則魔氛雖惡，終有斂跡之日；風雨雖暴，必有光明之期；而我們重約舊侶，再赴武林，痛飲於天竺絕頂的日期，也當不遠也！

歸途

余茂康

模糊的村莊露出了一角紅牆，
古廟鐘聲盪動了旅人的愁腸！
倦勞的佃工坐在濃蔭裏喘息；
寂寞的荒郊顯示着一片蒼涼。

田隴中昂立着一株蒼勁古槐；
低俯的杖屨在察看人們往返，
枝上黃鸝發出了細微的歌唱，
似乎發洩着心頭的積鬱冗煩。

上當

俞正文

懷着惶恐的心理，挾了一包衣服，踉蹌地踏進了高牆大門的當舖，想把牠來抵押幾個錢，以濟我的燃眉之急。

當我將要踏進當舖的大門的時候，心裏不免有點惴惴，偷偷地把頭向四周張望一下，深恐會被相識的人看見，失去了我的面子。雖然這是並不十分熱鬧的地方，但我還不能不懷着這樣的鬼胎。

衣服一進了當舖的門，就成了所謂當頭了。我把當頭遞到高高的櫃檯上，就有一位朝奉先生來把它接過去，反反覆覆地，把一件件的衣服，仔細看了一遍，就問我要當多少錢。我用輕輕的語音，說出了我所要當的數目，經過彼我一度互相的抬讓後就成了交。於是這位朝奉先生，就用高朗的聲調，唱喊起來，就有一位坐在裏面高桌上的賬房先生，開了一張寫着符樣的當票，和幾張法幣，交給這位朝奉先生遞了過來。我把當票看了看，並把法幣的數目檢點之後，連忙把它納在衣袋裏，轉身就走。

望一下，一見沒有相識的人，這才放了心，一步步的走回家裏來。

回到家裏以後，把剛才的情景回想起來，就發生一種感想：以為當當頭實際上也只是借款的一種方式。所謂當頭，只不過作為一件抵押品罷了，這實在有什麼可恥的。——因為我們所認為唯一的恥辱的，是人格的低下啊。——現在儘有許多大公司，甚至國家，不是也用着同樣的方式，很官冕堂皇的，向外界以及人民借款嗎？為什麼舉債較大的人民，反而自處泰然，而舉債較小的人，卻自己感到侷促不安呢？真是令人不解。但這原因，終於在再四的思索下，給我想出了一個我自己認為也許是對的理由來了。現在社會上的人士，都把羞恥的觀點，加到貧賤二字上面去；有錢有勢的，都是大亨，沒錢沒勢的，便都被認為是可恥的賤人，而這些能舉大債的人却都是被認為有錢(？)有勢的大亨的。反之，當當頭的呢？當然也被認為是沒錢沒勢的賤人了。——誠然當當的都是些貧窮裏的人，但舉大債的，却也未必一定都是有錢，也許正是俗語所謂的空壳場面罷。——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就養成當

出了當舖門，我又不不得不把頭向四周張

當頭而自己覺得羞恥的心理作用了。

讀者也許要說我上述的原因，是爲我自己當當頭作辯護吧？這我也不必加以否認，但我至少認爲當當頭決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但當當頭的自己終覺得有些不自然，的確大多數人是如此——這其中也還有其他的原因在，讀者不妨各抒高見，大家提出來談談。

譚仙霓社

煥瑗

予雖不解宮商，然雅愛聆曲。輒近崑腔一道，幾成廣陵散，幸賴仙霓社組織成立，颯然中興，得挽狂瀾於既倒。比讀仙霓社之前後一文，獲悉該社亦爲戰禍所波及，衣飾道具，皆毀於難；則此巍然獨存者，亦將成陳跡矣，爲之不勝扼腕。

曩讀白雲過關曲譜諸書，輒覺詞句清新，津津有味。予之嗜曲，實肇始於斯。迨仙霓社來吾鄉表演，予卜晝卜夜，觀賞其藝，益覺其佳處，非楮筆所其盡宣。數度續演，予未嘗中輟。某歲夏，聞該社出演於嘉善，予從兄邀往觀，坐蘆蓆棚下，一任炎日炙膚，不以爲苦。蓋善地固無設備完美之劇場，臨時架篷，僅足稍戢炎

威，而予等樂此不疲，亦可謂癡矣。

據稔知該社者告我：方穆初先生創辦傳習所時，一部份藝員皆擇自孤兒院之雋慧者，人數累百，輾轉淘汰，以存其尤，今日之迥異凡響者，良有以也。社員泰半鬚齡時卽下苦功，且係同時習藝，故演時上下相輔，卽龍套宮女等，亦由社員担任；一舉一動，循規蹈矩，要非等閒者所能望其項背。劇藝若傳芳傳瑛傳瑒諸君，聲色俱佳，蚤有定評，他若傳淞傳鈴傳鑑傳蘊等亦俱夏夏獨造，足稱上材，卽如傳鑑之醉嗜麴蘖，噪音微嘔，而亦別有韻味，不可厚非。乃該社今以解體聞，關懷國粹者聞之，當爲之痛心不已。

該社出演滬上時，許月旦先生等，輒曰於小型報上，爲文記之，褒貶並施，無非愛護之意，仙霓社之所以有如是成績，許先生等提倡之功，亦殊不可抹煞也。自上演於大新遊藝場後，傳淞離社任教習，傳潤爲某方招致，改演平劇，傳鎮近且以作古聞，未悉確否？惟傳茗雖爲各方羅致，因欲維護社之存在，不爲之動，甘爲社而度清苦生涯，是誠今之君子矣。今雖全社一時星散，而有志何患不成，總望愛社者

本其一貫精神，將來重整旗鼓，發揚國粹，傳茗等共勉之！

近於救濟難民遊藝會中，得重見數社員，若傳鈴傳芸之打店，傳芳之佳期，傳茗之流旌跪池等。諸君丰采依然，技藝如故，然而曲終人散，一撫遺塵一惘然，又不知何日能相見也。拉雜記之，蕪不成文，聊以誌感云爾。

奪標規約

- 一、每月舉行奪標一次(卽每二期舉行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
- 一、選舉票請寫在本刊內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上(免貼郵票，卽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限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必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作者本人，祇許選舉別人之作品。
- 一、第一次「茶餘」之選舉票，限八月二十日截止在第六期「紅茶」內揭曉。
- 一、以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爲得標，獲得錦標之作，本社當奉酬清雅之贈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 一、凡所投之票，揭曉後果爲得標者，該投票人本社亦奉酬「紅茶文稿紙」一打，略表謝忱。
- 一、獲得三次錦標之作者，除應得規定之贈品外，本刊當爲該作者刊登照片，並特別介紹。
- 一、「茶餘」內各篇文字，如已在他刊物上發表過，投票人得以舉發，一經證實，本刊當取銷該作者之文字發表權，並在本刊上公告之。
- 一、得標之文字，如經人舉發，已在他刊物上發表過，一經證實，卽取銷其得標權，由次多數票數之作者得標。發表後十天內，如無人舉發，卽確定該作者爲得標人。
- 一、本規約如有不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編者的話

本期是特大號，增加了十二頁的篇幅。至於爲什麼要出這個特大號，理由也很簡單，就是爲了「八一三」紀念日近在眼前，孤島上另有一種景象，大家不大高興出門，所以就在家裏寫文章。寫得多，平常的篇幅容納不下，所以就特大了。

本來特約的某種文章，還有幾篇，有的看來爲環境所不許，只好割愛，有的因本期篇幅雖然增加了，還是不夠，只好留至下期，我在此統統道歉一聲。尤其看來在本刊不能發表的文章，我當設法介紹給那能夠發表的刊物，否則我也當代爲好好保存，以待終於可以發表的一日。

本期封面畫和裏面插圖，本來都是應時的紀念材料，版子都已經製好，可是看看風氣，似乎爲環境所不許，所以只好臨時抽去，仍用古畫和金瓶梅，我覺得非常痛心，只可在此聲明一下。

像本期裏這類紀念的文章，我們時常需要着，希望讀者時常會得投來，由我們共同留下一些血痕。

本期突圍暫停。

白蕉先生現在已稍有工夫，答應下期就爲我們寫稿，先此預告。

讀者中如有雅興，願借本刊懸賞徵射文虎或徵打詩謎者，本刊甚爲歡迎，願爲代辦。

定價表

★本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特刊並不加價★	零售	每冊	一角
	半年	三冊	二角
	全年	六冊	四角
郵費			
國內	香港	澳門	南洋
	歐美	國內各地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免收	九角	八角	二角
免收	六角	四角	二角
本國郵票五分以內十足通用五分以上九五折一角以上不收			

有著作
不許轉
載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五期特大號

二十七年八月十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十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售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如 何 消 夏

讀 書 最 為 正 當 讀 書 最 為 有 益

茲 特 介 紹 新 書 數 種 如 下

(一) 拉丁化國音字 (即新文字) 書籍，已出十餘種，有初步學習用者，高級進修用者，文學者，科學者……為提倡起見，每種定價都非常低廉，由數分起，至數角止。目前出版界中，對於拉丁化國音字，只有世界書局在那裏大規模地出版。倘你要研究拉丁化國音字，可以常去打聽打聽出版消息。

(二) 陸高誼主編的世界名人傳記叢刊，已由世界書局出版多種。如近代歐美女偉人傳，貞德英烈傳等，是專講婦女的。如希特拉，慕索里尼，列甯，伊藤博文等，都是近代政治舞台上的傑出英才。又如黑人成功傳，科學家列傳，近世六十名人傳等，都是青年極好的模楷。尚有多種，正印刷中，將陸續出版。倘你去買幾本看看，對於你的修養上，必大有裨益。

(三) 蘇聯在一般人腦中，真像一個謎，究竟如何，無從知道清楚。最近世界書局出版的蘇聯叢刊，已有十一種，共分十二冊，對於蘇聯的一切活動，都有詳細的說明，並且有銅版插圖一百餘幅，尤為名貴。現在特價，每冊只售一角餘，合購全部，也只有一元餘，可以趁此機會買來一讀。又有蘇聯新女性一書，中山文化教育館會列為世界名著，亦已由世界書局翻譯出版。